**西方确指**

觉明妙行菩萨 说

[清]常摄 集

**目录**

**西方确指**

[《西方确指》序 3](#_Toc30976)

[《西方确指》后序 5](#_Toc6583)

**[西方确指](#_Toc5665)** [6](#_Toc5665)

[哆哆婆娑诃菩萨应化事迹 37](#_Toc9699)

[印光法师复黄德炜居士书 40](#_Toc17807)

[印光大师论扶乩 41](#_Toc8160)

[印光大师之于扶乩](#_Toc12894)([郑颂英) 49](#_Toc28223)

**西方确指（白话）**

[《西方确指》序（白话） 52](#_Toc17124)

**[西方确指](#_Toc9479)**[（白话） 54](#_Toc9479)

《西方确指》序

丁未夏，过雪山和尚方丈。和尚出一书授余曰：“此宝筏也，且缘起甚奇。”明末时，吴城八友同修玄门，日请乩仙以谈其术。于卒也，有仙至，所谈与诸仙异，因日事之甚狎熟。久之，忽劝以念佛。众问：“念佛可乎？”曰：“善。”众皆称：“南无佛！”曰：“不如是念也。”众问如何？曰：“汝须合掌至心，向西顶礼，念‘南无阿弥陀佛’。”众从之。于是为之微细开示念佛法门，令舍伪归真，求生极乐。始宣示夙昔因缘、菩萨名号，及现异香天花，种种灵瑞。而八人者，皆反其邪修，归于正信。无朽者，八人中之师也。菩萨令往三昧和尚处，受毗尼，圆僧相。和尚始难之，既而见菩萨《月偈》，遂敬礼西方，为之剃度。盖菩萨始至时，众以为仙，指月为题求句。因示以偈曰：“一月光含千世界，分身无量照群迷。当知本体原无二，不动庄严变化机。”始于明崇祯癸未五月二十八日，迄清顺治丁亥十月初二日，前后共二十四会，所说皆修行要妙。因偈中有“确指正修路”句，遂名之曰《西方确指》。

余读之，身心踊跃，不啻醍醐之滴入焦肠也，因叹奇不已！和尚曰：“余始亦不之信。既而阅之，神采焕发，即欲不信而不能矣。”余曰：“菩萨往昔因中，与八人具有大缘，悲念深故，权巧接引。此岂同于应乩之流？且观菩萨临行，有曰：‘鸾乩之设，本为神鬼依凭，非大菩萨应化常事。’则是书也，岂可作乩书视也？”

余时即愿刊布流通，广利群有，而因缘未和。迄今己酉春，僧俗道侣，无不踊跃欢喜，愿施赀助成。至有读而哭，哭而读，顿舍所爱室宇、衣服、器具，入深山念佛者。岂非菩萨以无缘慈，摄化众生，不可思议乎！遂与灵曦、慧楫二老师，谋付诸梓。梓成道其始末如此。

时康熙己酉九月既望，古吴净业弟子朗西金锷撰

《西方确指》后序

古先圣人，去今远矣。然读其书，知其言决不可以伪为者，断之于理而已矣。佛法入中国千五百年，其间豪杰明睿之士，得一经一偈，决定信入，了脱生死者，殆不可悉数。而浅智之流，辄以私意窥之，谓其原出于老庄，乃其徒所伪作。即今老庄书具在，试取而与《楞严》《圆觉》诸经絜之，其浅深离合之故，略可见矣。老庄所不能为，而谓学老庄者能为之乎？此不能察理而自徇其私者之过也。

近世飞鸾之化行，三教圣贤往往随方应感，宏法度人，是皆出于不得已之心。读其书，知其言决不可以伪为者，亦断之于理而已矣。《西方确指》者，极乐界中觉明妙行菩萨所说法也。其为教，贬斥邪修，指归净土，阐一心之妙谛，穷向上之玄关，诚学佛者之指南也。予反复读之，作而叹曰：嗟夫！莲花国土，不离当处。阿弥陀佛，全体众生。奈此众生日用不知，未曾发一念回向心，从迷入迷，漂流长劫，可不哀哉！菩萨悲愿深重，与此众生世世随逐，不相舍离。飞鸾之化，与现身说法何异？读是书者，诚能信自本心，如说修行，心心回向，无诸异念，念极情空，脱然无住。虽现居五浊恶世，已浑身坐在莲花国里。报缘一谢，弹指往生。是果是因，初无先后。如其不信自心，因而不信净土，甚者或疑此书为伪作，则吾末如之何也矣！  
 是书得之友人王贯三。向有刻板，顷毁于火。吾党诸贤将复刻以行世。予谨为订其章句，次其先后，既成而为之叙如此。

乾隆三十八年秋八月，东林后学彭绍升撰

西方确指

觉明妙行菩萨 说  
[清]常摄 集

一时菩萨自极乐国来，降于娑婆震旦古勾吴地。在会弟子，以往昔因缘，得蒙化度。

菩萨将显净土法门，而说偈言：

“诸佛之法要，微密不思议，  
以非思议故，无能尽宣说。  
牟尼大慈父，悲悯众生者，  
说所不能说，导彼今后世。  
更以异方便，显示安乐刹，  
令发愿往生，横截诸恶趣。  
由佛阿弥陀，大愿摄群品，  
闻名能受持，决定生无惑。  
若有大力人，专念心常一，  
成就深三昧，现前亦见佛。  
今我如佛教，将开化导门，  
念尔等迷倒，确指正修路。  
是非弱小缘，应具难遭想，  
 西方万亿程，一念信即是。”

菩萨说偈已，令诸弟子朗宣一过。复言：“汝等向来学宗玄术，心溺邪修。我以夙缘慈念深故，来此化导。今已首标西方净土，为正向正修一门。犹虑未能极信，次当说我名号及我所证，令知说是法者，是大菩萨。善男子，我昔因中，以妙湛觉心，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，众生所同具足。即以觉妙妙觉，觉明妙心，起无量妙行，度诸众生。是故阿弥陀佛，印我名号，号曰‘觉明妙行’。汝等从此皈依，更无疑二。”

时同会者八人，俱合掌至心，念：“南无觉明妙行菩萨！”敬礼而起。菩萨曰：“善哉！如是！”

或问持经咒之法。菩萨曰：“所谓持经咒者，自持其心也，要在直明心地。若止云持得熟、诵得多，又念某经、某咒、某佛，谓‘我有大功德’，而不能句句销归自性，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，谓可以获果证者，不见十字路口，若无眼，若无足，若乞妇，若乞男，终日不住口念到夜，计其所持，一岁何啻数十万遍，究竟是残疾者、求乞者，并不曾证得一毫果在。此何以故？只无解、无行故耳。故知持是经，即当依是经而修行。又发大愿，或求生佛国，或求明心地，或发大智慧，或利济众生，俱仗如来广大弘通之力，以成就行人之愿。如是，方为持经、持咒、念佛。”

天然老僧，以久病不愈，欲入径山待死，投骨普同塔中。

菩萨曰：“汝欲住山待死，是无事讨事耳。汝愁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耶？不知眼光落地，直伸两脚，任他刀砍斧斫、火烧水浸，与尔无干。乃为他作久远计，亦太愚矣！且此身生时，尚是无益，何况死后？汝今宜简省诸事，单持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，阿弥陀佛便与汝为好伴侣，大限到时，现身接引，得生极乐。岂不愈入山待死耶？又生老病死，是世间难免之苦，汝即久病，亦莫管他愈不愈，但一念一心，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便了。”

僧不二将投师受戒。菩萨曰：“惜哉！惜哉！堂堂相貌，表表仪形，不知自反，计其所作与俗人无异。吾见汝身在此处，而神游地狱矣。急宜痛加修省，断恶遵善，上求佛果，下化群生。不可昏昏昧昧，失此有限光阴，自贻万劫之累。至受戒一事，不受则已，若一受，更不得分毫毁犯。当守护清净，如白璧明珠，了无瑕玷，斯成戒品。盖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，勿同儿戏。又若住静参方，更宜亲近善友，远诸庸劣。亲善则道业易成，近恶则戒行易失。此二语，终身学道之要，慎之记之。”

马永锡兄弟夙世为猎户，一日入山，共杀一鹿，当获短命报。又尝见塔中佛像仆地，扶起安座，礼拜而出，以善因故，再得人身。

菩萨先为永锡开示已，永锡惧求永年之道。菩萨曰：“昔北方妙觉寺，有童子沙弥，年十六时，有一相师，说人生死，不爽毫发，谓沙弥言：‘汝年十八季秋当死。’沙弥恐甚，夜祷于佛：‘愿于藏中赐经一卷，终身受持，以祈长寿。’言已，悲泣不胜。再拜而起，于《大藏》中，随手取得《金刚般若经》。遂书写受持，晓夜无懈，兼持戒精严，了悟玄理。年未四十，道风流播，四众归仰，后至八十坐化。即洛阳微行禅师也，为唐玄宗开元六年事，我所亲见。汝今既怖短命，欲求永命，当依此沙弥，求《金刚》善本，发心书写，勤行读诵，复求解义趣，此内功德也。从今日始，不得更杀物命，当爱如己身，又多积阴德，此外功德也。内外俱修，功德甚大，自能与天合体，而夭寿不二之理立矣，何虑年寿之不永乎？然须慎终如始，如彼沙弥，八十而不怠，方为合道。切莫有头无尾，或行十日、半月，一年、两岁，便丢手了也。若果尽形遵奉，先后无间，不遂所求，诸佛及我俱堕妄语。”

菩萨示陈定耑曰：“汝父子奉行我教，最为难得。但必持志久远，不得便生感应希求之念。将修行二字，正如日用间穿衣吃饭之事方可。”

菩萨示查定宏母曰：“汝夙有向道之念，而未遇正人，深为可悯。今当为汝分别开示。汝往昔为比丘时，力行精进，昼夜不怠，心猛烈故，于静定中，忽起一见，云：‘我何故不能速得成佛？’又一日闻‘诸佛无相，即心是佛’之语，复益邪思，云：‘既诸法空寂，我心是佛，何用修习？’不知此为究竟空理，而非初入法界所易言者。比丘从此竟堕邪见，不复进修，自谓已证大道。所以从迷入迷，沉沦长夜。悲哉众生！求道不遇真善知识，未免陷于罗网，不可不慎。汝今当知，由昔以见邪故，报获五漏。失正知故，复遇邪师。毒螫亲遭，岂得不生恐怖？今应速发正信，至心忆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国土。”

无朽为一友问得寿几何。菩萨示偈曰：

“人命如朝露，虚浮无定期。

未能逃梦幻，何必预求知？”

复示曰：“且莫为他问日期，到腊月三十日，管取手忙脚乱在。”（是友果以次年腊月三十日疾终。）

无朽闻说，遂求开示。菩萨曰：“元柏当知，学道而不明此心，譬如造屋无基，渡水无筏。欲明心者，当微细观究，此身此心，从何而有？既四大虚幻，心将谁寄？身心既幻，世界微尘，了无差别。目前万法，从何处生？从何处灭？若无生灭，则照与能照，两无所依，自见真如寂灭场地。”  
 勾曲孔生，持斋二十年矣，自念衰老，问死后云何，因泣下不已。菩萨曰：“不须悲泪。但从我说，深信遵行，自有好处安身在。”遂授偈曰：

“西方有净土，人天皆所依。

汝能修此门，安隐无惊疑。”

沈文州以伤寒名家，适至作礼。

菩萨问曰：“寒入心包，当作何病？”

答曰：“名中寒。”

因喻诸人曰：“汝等但知寒入心包，名曰中寒之疾。若邪入于心，即为殒命之病矣。汝诸人但以身病为病，调之治之。至于心有大病，则不问明医，不求妙药，任其患苦而莫之觉。哀哉！”

陈大心奉教念佛，极其诚至。菩萨示偈曰：

“八德池中莲已种，果然一念甚宏深。

滋培虽藉如来力，长养全凭决定心。”

又喻诸人曰：“此土有发愿往生者，彼土即生莲花。故作是语，汝等应生深信。”

孙中白好丹术，日久无效，因来会作礼。

菩萨呵曰：“老秃今日换这副嘴脸见我么？且问尔金丹几时可成？”

答曰：“正尔求成。”

菩萨曰：“若成了，千万留却几颗，莫都吃到肚子里去。俟汝见阎罗老子时，好做些人事送送。痴老儿，此事决无你分，不如做你本等去。”

孙拜谢。

有顷，菩萨又曰：“痴老儿，知得你自己本等么？”

答曰：“我求见性，是我本等。”

菩萨曰：“汝知此性，为大为小，为青为黄？”

答曰：“性无如是等相。”

菩萨曰：“然则汝欲向甚处求见？”

孙无语，乃发信皈依，愿为弟子，求示法名。

遂示以偈曰：

“性无大小青黄相，哪有声名任汝呼？

不达此中玄妙处，一言半字总淆讹。”

“我今强为汝立名，可曰达本。汝此后光阴，不上七、八年矣。莫负却八百年前三十六载苦行也。”

孙因问：“此身如何结局？”

菩萨曰：“结局便结局，又问如何结局耶？”

孙乃问：“如何修持？”

菩萨曰：“净土一门，能广摄群品。汝问修持，当念阿弥陀佛，发愿往生，便得一了百了。汝无再惑。”

菩萨又喻诸人曰：“从古大圣大贤，阐微立教，皆至精至简。上士闻而悟，中下闻而修，皆归大道。乃后之著述，务为繁言隐说，使凡流揣摩成见，遂至以讹传讹，深入邪僻，抱暗没世，竟不自觉。如达本，因读《参同》、《悟真》诸书，不知法要，曲信讹传，谓为有得。执吝不舍，白首无成，动诸烦恼。菩萨说为真可悯者。是故汝等既识前非，当崇正信。”

一时菩萨将临法会。弟子八人，无朽、常摄、常源、定茂、达本、查定宏、陈定耑、查定敏，恭谨颙伫，齐唱佛号，忽闻异香，从空中来，众皆欢喜，得未曾有。菩萨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尔等知今日之会有夙因否？昔梁武皇天监六年，我出家于北魏之东都净因寺，为大比丘，因避乱南游，住锡鸡鸣山麓。时尔八人，依我修学，不久以兵乱各散。我越后二载，示寂于武林天竺。后复于唐僖宗朝，为清河献王长子，亦弃位出家。今尔八人，同会念佛，亦由我发心，正如往昔无异。但尔等去我以来，八百余年矣，仍复飘流未反，真为可悲！真为可痛！今为汝等重加发明所修行业，令速成办，早登解脱。宜各谛听。”

示无朽曰：“汝向者虽从事玄门，而能恭敬诸佛，当知即是夙因。今宜速发深心，精修净业，为诸人唱导，无空掷后此一十三年光景也。付汝偈言：八百年前有胜缘，今来相遇指青天，已知本地中秋月，莫向长江觅渡船。”

示常摄曰：“汝常持《大悲神咒》，云何而持？”

答曰：“所持之咒，历历分明。能持之心，了不可得。”  
 菩萨曰：“能如是持，是名真持。有偈嘱汝：汝持《大悲咒》，应识大悲心，离名亦离相，以此度群生。”

示常源曰：“汝既出家，要须谦下柔和，敬事师长，虚己请益，增长志气，莫只坐云雾中过日。”

源不达。复示曰：“汝懜懜若此，可晓得自己的心么？”源无语。乃令诵《准提咒》一遍。源随诵之。  
菩萨曰：“此不是你心，唤作甚么？偈曰：见初无心，即汝本心，《准提》一遍，全体分明。”

示定茂曰：“汝持《准提咒》，平日须要细密用心。观一切境，若喧若寂，若物非物，若欣若厌，无非此咒现体，即我妙心刻刻流露。如是奉持，必获果证。我亦以神力，助汝成就。当诵我偈：两行秘密，即汝本心，莫谓法少，是法甚深。”

问达本曰：“汝将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欲明心。”

菩萨曰：“得无口头话否？当勤念佛，其功十倍。亦示汝偈：心外无佛，佛即汝心，深信不惑，一念无生。”

示查定宏曰：“汝持《金刚般若》，当知有七不持。所谓心昏散不持，有过犯不持，入不净处后不持，饮酒后不持，人扰不清净不持，有事将作未作不持，心别有记忆不持。若坚意受持，应离此七。诵至纯熟，即于观心中持之。果能如是，则功德不可思议，果报不可思议，佛有诚言，汝须保任。复与汝偈：《般若》一经，功德无尽，拔妄想根，脱生死病。”

示陈定耑曰：“小人之为恶也，唯恐人知。君子之为善也，亦唯恐人知。汝当以君子慎道之心，而作佛事。更有偈曰：勿贵人知，勿希天应，恒一其心，必坚必正。”

示查定敏曰：“汝未及弱冠，已知向道，可验夙因。今为汝命名曰敏。敏有聪、勤、妙、捷四义。聪以除汝暗，勤以励汝怠，妙以开汝慧，捷以发汝废。汝当顾名思义，莫谓菩萨徒与尔一个字也。复示汝偈：汝年正幼，当学孝弟，以是持身，毋惰其志。”

是日陈大心后至。

菩萨问曰：“汝云何修持？”

答云：“唯修净土。”

菩萨曰：“舍此别无胜门矣。嘱汝一偈：道无他说，唯心而已，莲胎始成，专精勿二。”

菩萨曰：“所示净土一门，真诸佛心宗，人天径路。今汝等虽求往生，若发愿不切，如入海而不获宝珠，徒劳无益也。我昔于晋明帝时，受贫子身，为贫苦故，乃发大愿云：‘我以夙业，受此苦报，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，生极乐国，成就一切功德者，纵令丧身，终不退息。’誓已，七日七夜，专精忆念，便得心开，见阿弥陀佛相好光明，遍十方世界。我于佛前，亲蒙授记。后至七十五而坐脱，竟生极乐。后以度生愿重，再来此土，随方显化。或为比丘，或为居士，或为国王，或为臣宰，或为女人，或为屠丐，或隐或显，或顺或逆，皆随顺说法，导诸群品。又以仙道多未悟真常，耽长寿乐，不思进修。我现仙身，救其迷坠，如唐僖宗朝一事也。今则又为汝等发明邪正，阐扬净土。汝等当一意一心，坚修此门，必不相误。若心志一坚，又不待隔世而生，现前亦得见佛，如我昔年无异。有偈四句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头死，许汝法身活。”

或问：“学人云何得离尘欲，得无障碍？”

菩萨曰：“我将由小而推之大，由外而推之内，汝等当善解其义。有人于此，无故而夺汝一钱，动瞋恨否？”

答以：“一钱虽微，见夺则瞋。”

“又无故而与汝一钱，生喜悦否？”

曰：“一钱虽微，见与则喜。”

有答以“一钱甚微，与何足喜，夺无可瞋”者。

菩萨曰：“汝能如是，心之清净久矣，何至今日尚沉浊垢耶？汝等当知，学人洗心不密，见有见无，处处是着，念念皆贪，所以业识纷驰，无暂停止。即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心想依然外游，未能顷刻归一。良由汝等于无量劫来，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。故此尘欲，亦从无始劫来，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。身缠心缚，深入尘网，哪得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？故知欲断贪着，先从一钱之与夺作弃舍观，作非我有观。夺不起瞋，与不起悦。如是乃至百千万钱，乃至亿亿万钱，乃至国城、妻子，乃至身肉、骨髓，乃至过、现、未来心意意识，乃至生死业报、菩提涅槃，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。自然习漏消亡，障缘永灭，渐履清净，成就道品。汝等当依此修行，勿更自虞窒碍。”

孟冬二日，为菩萨诞生之辰，众设供称寿。

菩萨曰：“汝等以何物寿我？”

皆曰：“心以为供。”

菩萨曰：“心是何物，可以持供？”

答曰：“唯一至诚，本是无物。”

菩萨曰：“既言无物，谁知至诚？能知诚者，定有处所，可得举示，云何无物？”

答曰：“实无所得。”

菩萨曰：“汝言无得，为是暂无，为决定无？”

众疑议未对。

菩萨曰：“无则决定无，有则决定有。一涉纤疑，毫厘千里。当知汝等言诚言妄，说有道无，皆是起灭计较、推详卜度之心。以是祝我，均无所益。听我妙偈：

“至真无二心，至真无量心。

心非一切心，一切性非心。

除妄心不实，依真心强名。

真妄两不立，南无释迦尊。

了心无处所，方便福群生。”

时诸弟子咸再拜，愿更闻法要。

菩萨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愿更闻法要，当诚解我语，善答我问。诸弟子，譬如有人谓一人言：‘燕京帝王所都，富贵无比。’是人闻言，有志往否？”

咸曰：“愿往。”

菩萨曰：“汝不识路径，当云何？”

咸曰：“有人指示，从之而行。”

菩萨曰：“不可。倘是人指以向南、向东，若不明辨，竟从其言，则燕都远之又远矣。”

众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

菩萨曰：“毕竟得一走过燕都之人，教是人曰：‘汝须向北而往，便可直达帝所。’诸弟子，此人所指，有错谬否？”

咸稽首曰：“无谬。”

菩萨曰：“又譬如有人，欲登万仞之巅、九层之顶，当如何教之？”  
 咸曰：“从卑至高。”

菩萨曰：“然。古云：‘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’须是从第一级，至第二级，乃至最上一级，方为正说。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，为浪语矣。又譬如有人，天子将命以官，诏是人曰：‘汝愿为宰相耶？小吏耶？’是人云何上答？”

咸曰：“必愿为宰相。”

菩萨曰：“然。又譬如有人，在于歧路，不知所从。有悯之者，指曰：‘是边极艰险，极曲折，不得便出头。是边极正大，极平坦，走去便得出头。’其人受指，于此两边，当走何路？”

咸曰：“走正大，走平坦。”

菩萨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尔等酬我所问，俱合正理。然尔等能明解我所喻否？”

咸再拜曰：“唯垂开示。”

菩萨曰：“善听。尔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，而不识修行之要，趋向无据，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者是。若遇邪师，教以邪法，如帝都在北而反指以往东、向南者是。则其人虽终日行，而茫无归宿，何由觐至尊？何由成大道？今我所示弥陀净土，帝都也。信、愿、行三，勤加精进，终至往生，是从第一级至最上一级也。期登上品，是愿为宰相，不愿为小吏也。依此而修，是走正大，而不行邪曲也。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，若尔等不能深信，是舍帝都而趋边地也，弃宰相之尊而就小吏之贱也，背正大而求艰僻也。万仞之山巅，九层之塔顶，非尔所及矣。可胜悲痛哉！”

众欲积田为修行计。

菩萨曰：“汝等欲矢志同学，久聚不散，谢绝世故，于衣食所从，不复为求人计，故发此议。以我观之，念头虽好，然毕竟是贪恋尘劳，非清净法。何以故？街头一饭，冢间一宿，先佛道范。若必藉田而修，倘一不就，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。又若言自无其赀，将出自募化，更为不可。佛一代教，无此二字。盖自末世不识礼义、不惧因果、不知廉耻之徒所为。真修道人，生死念切，断断不作是想。然更有一言，汝诸人但执持正念，各各努力，是即不聚而聚。若身心散逸，事无常恒，是虽聚而实散。苟明此意，止应随分随时，莫去闲思预计。”  
 菩萨又告众曰：“汝等虑身缠世网，念头不得干净耶？我有一法：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，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，换却奔走利名之心，便能即尘劳而觉路矣。”

有问：“念佛不能一心，当作何方便？”

菩萨曰：“汝但息想定虑，徐徐念去。要使声合乎心，心随乎声。念久自得诸念澄清，心境绝照，证入念佛三昧。然平日必须多念，从千至万，心无间断，则根器最易成熟。若强之使一，终不一也。”  
 时达本于座下，忽戄然念数声。  
 菩萨曰：“如是如是。”

诸弟子欲造像供养，请示法相。

菩萨曰：“诸弟子欲造相供养，积诚已久，合当显示。但汝尘劳中，我妙明内，即今显现，汝等不能见也。又我随机感化，身相不一。今但从本起修，可画作大比丘相，面如满月，形体丰伟，着袈裟坐莲花上。左手置膝，右手作说法相。眉间放白毫光，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。要须庄严相好，不得潦草。”

诸人闻已，皆拱立思维如是法相。

菩萨乃言：“诸弟子，人人有个觉明妙行，不即不离，在汝诸人摸索不着处，时时出现。即今明白，更不须设像供养，愿见于他日也。”

查定宏因丧子，欲弃家为僧。

菩萨曰：“汝且莫妄想是事，是事汝做不得。汝但正心以治心，正身以治身，断无益之事，绝无益之友，皈心大觉，愿出迷途。挹彼洪波，滋我燥土，精求加被，驱诸障缘。汝向畏祈寿保身，当注力于此，勿多言也。”

定宏乃问：“奉教持《金刚经》，但诸字句有不同者，当从何本，得无差谬？”

菩萨曰：“‘金刚般若波罗蜜’七字，并无差谬。”

沈天宇有疾，设供求示。

菩萨曰：“汝今有疾，尚未即死，当息诸牵累，安心端坐，念身无常，念世无常，所有妄缘，一切放下，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自然六尘不生，一心清净。不唯愈汝今生之疾，即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。汝今设供求示，不过望我有甚好方与汝，口诀传汝，可愈汝疾。岂知菩萨无是等虚伪之法，但此实实数言教汝而已。汝若信而行之，真一服上品还丹妙药也。付汝一偈：

“病从己作，还由己除。

摄心清净，得常安乐。

坚久不变，同无量寿。”

菩萨示达本曰：“汝欲究明心地，极为有志。但你一肚皮砂铅水火、本来面目、真空真净等话，实实塞却，如何做得？你若要做，必须将此一络索，抛向东洋大海始得。不然，枉却用心，误却工夫矣。不如的的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明心在是，生极乐在是，一举而两得，极是便宜也。”

无朽问：“云何仰酬祖父？”

菩萨曰：“世间所谓孝者，以何为上？”

曰：“能敬养，能为善，以无忘先德。”

菩萨曰：“此虽孝而有限。唯能发大愿，修出世法，若道成果满，岂但福及九祖，即历劫冤亲俱蒙解脱。汝能专修净土，是为大孝。”

定茂问：“持咒云何明心？云何究竟？”

菩萨曰：“心不离咒，咒不离心，是持之义。汝当于一切时，观此咒体，与我心体，是一是二？若云二者，云何心能持咒，咒能显心？若云一者，云何忘则咒无，忆则咒有？则知此咒与心，离诸名相，毕竟空寂，是名究竟。若但持而不究竟，即无妙解，平等大慧云何显发？平等大慧不现，何由照生死之昏迷，达三界之实际乎？”

达本问：“出声念佛，每易发火，得默念否？”

菩萨曰：“汝一念佛，便云火发，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，便没一毫火起耶？当知此火，乃汝无量劫来无明烦恼之所积聚，由汝今日信之不真，故念随火起，火逐妄生，以烧汝法身慧命耳。昔牟尼世尊，为大法故，于无量劫，舍身求道，所以得成无上宝王。今汝年力已衰，日夕勤行，犹嫌迟暮，尚乃恋着尘劳，希图丹药，以求延年益寿。汝不闻，非非想天尚有报尽，劫火洞烧，坏至三禅。况区区水火铅汞，假缘和合之法，而求其永无变灭耶？汝今闻我所言，当如梦初觉，如醉初醒，精修净土，正念往生。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，成就法身，到一切智。非浅浅长生久视之术可同日而论也。”

查定宏问：“持咒时，多生恐怖，求示方便。”

菩萨曰：“谁来怖汝？谁是受怖者？由汝夙生习气不净，故从微想中，忽现此相耳。汝但精诚诵持，自当除灭，得如意意顺，善能护伏烦恼，而造入玄微。何恐怖之有？”

陈定育为母疾致祷，问作何功德，可获全愈？

菩萨示偈曰：

“孝首万德，孝贯三才，

大哉孝行，人伦之师。

汝以好心，求愈母疾。

汝当安适，念母痛楚。

汝食美味，念母减食。

汝衣轻软，念母脓血，

污其衣襟，露其胸胁。

如是思维，夙夜靡处。

归命大圣，精诚不二，

力行众善，仰答四恩。

愿母福益，愿母寿增，

愿母病愈，愿母体康。

觉明菩萨，为汝依怙，

苟如其言，无愿不果。”

定茂欲舍持咒而念佛，请问。

菩萨曰：“汝欲舍持咒而念佛，一志专修，最妙。但汝未知法要，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，不得名念佛之人。何以故？欲泛大海，必具大舟。欲驰千里，必择良马。故念佛人先须具大手段，割绝牵缠，打开尘网，直下即念是佛，即佛是心，乃至离即离非，顿入如来大光明藏。如是乃名正念念佛，得名为念佛人也。汝应善解此义。”

有年少僧四人进谒。

菩萨曰：“诸年少！众生无始时来，因于恩爱，故成眷属。而眷属中，父母于子，又为恩之至重，爱之至切，难割难舍。今尔等出家离俗，得为比丘，当知父母于尔，又有恩上之恩，非言所喻。故应趁此壮年盛力，勤办道业，答父母最初割恩断爱一片苦心，方不愧出家两字。若复放逸懈怠，以致终身废坠，是不孝中之不孝，为天地间极重罪人矣！当因吾语，猛生痛念。”

菩萨又示众曰：“诸善男子！人之一身，父母所生，父母所育。现前尔等种种营谋，种种受用，即使父母不曾与得一钱，也还是父母生却你身，故有今日。万事身为大，身为本。从本而推，岂不是父母之恩难言难尽。所以佛言，于父母边出一高声重语，尚获罪无量，况今有甚于此者耶？若言父母或以不堪相加，不得不诤，则是视父母如路人矣。只可欢然顺受，父母自有感悟之日。决不得争个你非我是，做逆天背伦之人。”

菩萨曰：“诸弟子当知，十方诸佛是众生心，十方众生是诸佛心。是故忆佛念佛，则十方诸佛现汝心内。然亦非诸佛之入于尔心，亦非汝心出于诸佛。皆是觉妙本明，不可思议。”

菩萨曰：“心行处灭，是诸佛常住真心。心行处有，是众生生死业心。其间不容丝发。若汝等能绵密加工，使此心无些子空隙，方得几分相应。莫略做半年、十月，便谓我能苦心修道。不知此正障道处，切宜慎之。又工夫虽加，若未到铜山铁壁，推不倒、移不动处，犹未是打成一片。切莫见些影响，便即歇手，是为半途之废，必至弃其前功，毫无所益。此又学道人大病，不可不知。要知佛法如大海，转入转深，断非小小知见之所能尽。应尽形修习，造极为则，切莫作容易想。”

菩萨曰：“念佛三昧，是汝心大势力之所成，非由他致。今尔等念佛，昼夜不能如一，乱想犹复间真，皆是用心不得力处。”

顾定成求教。

菩萨曰：“汝来此庵，欲依净业。可知道云何得生极乐？”  
 答曰：“念佛往生。”

菩萨曰：“汝知云何念佛，即得往生？”

曰：“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。”

菩萨曰：“如何是一心不乱？”

定成不能对。

菩萨曰：“吾知汝第能言之，未必能如法行之也。汝谛听我语。善男子，心本无念，念逐想生。此想虚妄，流转生死。汝今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，不从想生，不从念有，不住内外，无有相貌，即是尽诸妄想。诸佛如来清净微妙真实之身，非一非二，不可分别。如是念者，烦恼尘劳，无断无缚，止是一心。必得一心，方得名为执持名号，方得名为一心不乱，净业功成，直趋上品。”

定成再拜曰：“浊世凡夫，心智浅劣，未能深达至理，更求详示。”  
 菩萨曰：“汝今当发大愿，愿生极乐。然后至诚恳恻，称于阿弥陀佛。必使声缘于心，心缘于声，声心相依，如猫捕鼠，久久不失，则入正忆念三昧。更欲上进，当广参知识，博询高明，自悟即心是佛妙谛。汝今当具深信，慎毋学彼庸流，闻而不受。更莫学彼半真半假、半疑半信之徒，名虽受而无诚心奉行也。”

菩萨谓查母曰：“汝何不勤勤念佛？”

答曰：“因添儿孙，时常抱持，恐有不净。”

菩萨曰：“汝谓不净念佛，恐怕有罪，不知不念佛则获罪无量。莫计净与不净，只管念去可也。”

陈永寿问结局。菩萨示偈曰：

“节欲戒瞋，是保身法。

收敛安静，是作家法。

随力婚嫁，是省事法。

行善念佛，是出世法。

守此四法，结局通达。”

顾善记问终身及行善之方。

菩萨曰：“汝若存正心、行正事，得个正终身。你若存邪心、行邪事，还你个邪终身。至于‘善’之一字，随时随地可行，大事小事皆是。又兼戒杀放生，随力舍贫施苦。持念阿弥陀佛，回向极乐，日日不间。如是三年不改，方许你‘好心行善’四字。”

菩萨示无朽曰：“大抵修净业人，行住坐卧，起居饮食，俱宜西向，则机感易成，根境易熟。室中止供一佛一经、一炉一桌、一床一椅，不得放一多余物件。庭中亦扫除洁净，使经行无碍。要使此心一丝不挂，万虑俱忘，空洞洞地，不知有身，不知有世，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。如是则与道日亲，与世日隔，可以趋向净业。盖汝生时撇得干净，抛得干净，念头上不存一些子根节。大限到来，洒洒落落，不作儿女子顾恋身家子孙之态。岂不是大丈夫举动！所以要汝一意修行，别无沾滞，正为此一大关目也。至于修净之法，不出‘专勤’二字。专则不别为一事，勤则不虚弃一时。汝今晨起，即诵《弥陀经》一卷，持阿弥陀佛一千声，向佛前回向，念《一心归命文》，以此文言简而意备也。此为一时之课。若初起或身心未宁，日止四时。稍宁，渐增至六时。又渐增至十二时，合经十二卷，佛名一万二千声。更于回向时礼佛百拜，亦可分作四时。此为每日常课。余工不必计数，或默或声，但摄心谛念而已。又持名之法，必要字字句句声心相依，不杂分毫世念。久久成熟，决定得生极乐，坐宝莲花，登不退地。若余年未尽，犹得以其所证，为四众向导，报佛深恩。汝若于我所说，一一遵依，方不负觉明菩萨示汝正道，令汝出家。方不负三昧和尚为汝剃度，授汝大戒。此非小小因缘，汝莫自生轻慢。慎之慎之！”

菩萨示常摄曰：“汝向持《大悲神咒》，祈观音冥加，速得入道，甚好。但不得一向延缓，使志事不立。要须并日而作，兼程而进。自今当刻定期限，约准数时，杜绝人事，安止一室。每咒百卷作一时。兼礼四明所立《忏法》一卷，忏诸业障，助发胜功，为一时。昼夜分为六时，以五时持咒，一时礼忏。余时安坐修禅，深入不思议慧。何言乎不思议慧？了知心外无法，法法无名，直下纤尘不立，一念圆融，不可以思思，不可以议议，故名不思议慧。依此妙慧，则心摄于微。摄无摄相，所谓摄无所摄而不碍于摄，名善摄心也。由心摄故，无事不办。总而言之，无时无在而不心心流入，为持咒摄心之本。自然夙障冰消，定心朗现，或得三昧开发，契本妙心。庶无虚縻岁月，可以刻期进道。不然，今日明朝，来年后月，若作不作，欲前不前。保汝百年后，仍自目前行止，断不能移易寸步也。慎之！勉之！”

菩萨又示常摄曰：“只‘强顺人情，勉就世故’八个字，误却你一生大事。在今日决不是牵郎拽弟，打哄过日之时矣。道业未成，无常至速。急宜敛迹韬光，一心向道。不得再误！”

达本奉教出家。菩萨示曰：“汝老年出家，不得泛学余事，但诵《弥陀经》，日课佛名一万二千，自少至多，真真切切，求生极乐，此事一了百当之法。莫学世俗愚流，高谈阔论，说性说心，见人念佛，便一概抹去，及叩其所行，不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，十字街头一个念《三官经》的乞儿。枉使掷却光阴，误却大事。因汝平日喜说禅而不达要妙，又未必能深信净土、老实念佛，故发此论。”

菩萨又示无朽曰：“《弥陀经》十二卷、佛名一万二千，不要增，不要减，只依着我行去。但经要匀匀净净，不缓不急，不疾不徐。佛要声声心心，不涩不掉，不浮不沉念去。至于回向，不是但诵旧文一过，须从自己心中，发出真正大菩提愿，至诚恳切，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，而我心无所着，如虚空等，是名回向。又静坐时，当反观深究，佛即我心，是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如心而住，无能无所。如是谛观，更无二念，是名修行三昧。慎勿忘形死心，又落外魔知见。如是坐一时，便起经行，又更持诵，有个次序。若忙忙促促，一气赶去，谓可完却一日课诵，便有苟且了局之念，非真正修行矣。大抵学道人不遵知识明诲，决定劳而无益，未久必败，慎之慎之。又诸经中所谈净土依正庄严，须讲诵明白。倘坐中，或经行，或礼诵时，净土现前，便可觉了，不为异境所惑。”

菩萨示陈大心曰：“尔道念增矣，世念亦不减。凡世间一切人我相、名利相、瞋喜相等，不但在身上行出来，始为牵连尘网，但心上略带些子，即属障道因缘，尔须要明白。尔但身礼阿弥陀，口诵阿弥陀，心念阿弥陀，不涉分毫别想，便得洗涤干净，打破尘网，生极乐国，尔须要明白。”

或问终身。菩萨曰：“汝问终身耶？我这里没有断终身的法。为因菩萨历劫修行，不曾学得这事。然汝亦太愚痴，终身便不过如此，问他何益？汝何不问头儿白了，面儿皱了，身子软了，无常将次到了，阎罗大王面前，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，免得披枷带锁去？这事汝何不问问？”

僧法缘将结期礼《弥陀忏》，先来求示。

菩萨曰：“《弥陀忏》是近代慈云忏主所集，亦具事、理一心。事一心，专于一事。若四相不生，湛若虚空，名理一心。此一心难到。外则勤修忏法，以除夙障，内则依理修观，驯致一心。既得一心，何患不能入道？汝今在期，莫管为自己、为施主，亦莫管长久不长久，只要扫除习气，打荡身心，不成三昧，誓不休息便了。又汝在彼虽然次第，但不是个修行地面。若真正要修行，将万缘放下，一钵依于十方，一身依于大地，真真切切，求度生死，乃为正修行法。若区区三载忏期，又夹杂世故，而欲成净业、出生死，譬如吸风吞雾而求饱足，世上必无之事。汝莫作此大愚痴想，以至冻馁而死也。”

王师初下三吴，湖寇突发，阖城奔窜。久之事定，稍稍复集。  
 菩萨示曰：“后六月十三之变，得无惊恐耶？汝等当知，此皆无始劫来，不能修善，广造恶业，所以生生世世，不离此祸。如梁武皇时，八人以兵乱各散，今日又遭兵变，逃窜无地。可见众生不能超三有、获无生，毕竟因缘业报，分寸难免。汝等幸而不死，亦大险矣。三世业果，可惊可怖。汝等尚不一心办道，早出苦轮，隔世他生，正未了在。奈何！奈何！”

菩萨示沈元辉曰：“大凡修净土人，最忌是夹杂。何谓夹杂？即是又讽经，又持咒，又做会，又好说些没要紧的禅，又要谈些吉凶祸福、见神见鬼的话，却是夹杂也。既夹杂，则心不专一。心不专一，则见佛往生难矣。却不空费了一生的事？你如今一概莫做，只紧紧持一句阿弥陀佛，期生极乐。日久功成，方不错却。当授汝一偈，依而行之：

“阿弥陀一句，万法之总持。

声与心相依，念兹复在兹。

感应不思议，莲开七宝池。”

菩萨示定恺曰：“汝既遭大难，幸而得免，自今当痛思前过，断其后愆。更无躁心竞气，逞志使能，贻厥身灾。今为汝立名曰恺。恺者何？慈也，仁也。慈以立身，仁以及物。功名得不足喜，失不足忧。唯务培育善心，坚固善行，以仰答四恩而已。”

一时菩萨降临法会。士庶三十余人，未决心疑，咸来咨请。

菩萨悯兹众等，虽同禀诚心，而不识修行正路，乃垂示曰：“今日之会，可谓有缘。但若与尔等说佛法，非所习闻，恐难信入。不若举一则世典儒书，与众等一话，或能信得一句两句。《中庸》说：‘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。’今日看来，‘安’与‘利’且莫说起，即‘勉强而行’者，亦不可得。即如尔等，自遇我之后，亦曾发心勉强为善，乃有一旦弃捐，或渐至懈废者，其故何在？只是将善之一字，看得太缓，谓行善无功，不如为恶之有效耳。不知为善若果无功，何以古来圣贤之徒断不作些微小恶，善则尽力尽心，必要做到十二分满足？若果为恶有效，又何故古来仁人君子，不惟有效是求，反作无功之事？且现见为恶之人，眼前虽得便宜，到头几个有好结局、好断送、好名声、好子孙，以延其世代？又如世间数岁小儿，见说个好人，便知赞美，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？见说个恶人，便要瞋怪，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？此事极易晓，非是尔等不聪明，真不知得，但是不能实心向善，故一时不细察耳。所以平日间舍一钱，也要向人说一遍。有句好话，也要向人说一遍。都是从外边做手脚，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。觉得没滋味，便抛弃了。汝等今日若果将真真实实的心，行真真实实的事，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，坦坦然乐天知命，守其在我。不见有终身可祈，结局可问，五行、八字之穷通可卜，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趋避。自然无祸不消，无福不至，道与时增，德与岁积，成圣成贤无难矣。此尔将来一定的实事，所以说：‘及其成功，一也。’反此，则生为无忌惮之小人，死为腐烂之草木，可不痛哉！”  
 菩萨说是语已，默然而住。时众犹颙颙有待，更有再拜而致祷者。  
 菩萨曰：“甚哉！尔众之愚也。闻如是言，竟不生希取之心，反顾之念。只要将胸中儿女身家之事一问而后已，苦哉苦哉！然菩萨大慈无已，当更说些古话，醒豁尔等痴梦。

“一者，学道之士，情不正，性则离；心不坚，德乃阙。往往慎于斯须，而变于顷刻。若是者，谓之造就无地之流，难以入道。非圣人之诲人或倦，而故绝之也。众中有识者思之。

“一者，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，却为自是之见所障，不成大器。盖人一自是，决不肯虚心就正有道。其平日所交所接，定是一等庸下之徒，互相称誉。凡有所为，不能面闻其过，而德业殆矣。众中有识者思之。

“一者，世人贪得，都务强求。不知一钱之获，尚有命焉，而况功名富贵之大，曰吾智力可求？若然，则苍苍者天，赫赫者神，将无用乎？即使强求而得，亦是命数合有，不因尔用却许多龌龊心机，天悯而与之也。然则勉强而求者，有辱无荣，有失无得。有戮身之祸，无利物之功。有损德之灾，无进善之福。天厌之，神弃之矣。众中有识者思之。

“一者，天下大恩，莫过父母。父母而在，堂前活佛也。父母而没，犹可追报也。试思此身从何而来？何由而长？乃不能反本寻源，尽心尽力，敬事承顺，而至有结怨于父母而不顾，自利其妻子而不养，更甚至有病而不知，死而不葬，或一言亦报复如平人者，是皆禽兽所不若也。呜呼！人而禽兽不若耶？可畏哉！众中有识者思之。”

或欲求官，问可得否？

菩萨曰：“做官一事，你更莫想。你须知得，通经史之谓文，练韬略之谓武，膂力过人之谓勇，智能出众之谓才。汝自思量，有一于此否？若四中不具其一，要做官，不过图侥幸而已。要图侥幸，念头先已不正。一做了官，便去假威仗势，一味虐疲民而饱我腹，决不思为国为民做些好事。以至积恶日深，不知改悔，来世定作牛马驼骡，有力报人等畜。如目前兵戈战阵中一类畜生，皆夙世冒禄贪功，无一毫功德于天下之徒也。且报应之理，远近无期，或致祸于现世，或殃及于子孙。如目前一等罪犯囹圄，身受屠戮，继嗣不肖，或绝灭无传者是也。又损害良民而取其财货，谓之不仁不义之物。以之祀祖先，而祖先益愆。事神明，而神明加怒。供诸佛圣贤，必为之堕泪。奉仁人有道，反为之生惭。即罪恶不极，而冤结相酬，后世定作一类羊猪鸡犬，无力报人之畜，及世间一等贫穷下贱剧苦之人。又此图侥幸一辈，在官即做些好事，亦未免公中有私，善中有恶。罪福影响，不漏丝毫，贪有限之荣名，受累生之恶果。侥幸做官，溺心利欲，如上所谈，势所必至，可不畏哉！”

王定佑求子。菩萨曰：“汝自今莫杀生命，勿食异物，勿多欲逞忿。何以故？杀生，伤天地之慈，乖长养之道。食异物，必增淫秽，或致恶疾。多欲逞忿，则戕损寿命，暴折元和，又多犯阴阳之忌。汝当永戒此三，一意奉养老母，推惠行慈，济贫拔苦，广行阴德，积累不废，天必锡汝佳胤也。”

菩萨示陆定息偈曰：

“亲近老成，莫狎恶少，

君子上达，汝曹当效。

劝母修行，是为大孝，

必诚必敬，遵菩萨教。”

复示曰：“回去向尔母亲，谆谆切切，劝她至心念佛，求生极乐。即不能素食，莫勉强她，但不可杀生。她若肯归向弥陀，自断血肉。此是世间第一等孝行，汝宜勉之。”

尔时菩萨化缘已终，因遍召诸弟子，各授以训。

示定勉曰：“汝名定勉，当号自开。勉力修行，自得开悟无上菩提，作善知识，续佛慧命。汝毋自弃。”

定开问一心三观之旨。菩萨曰：“台宗三观，妙在圆心。圆心若知，其道尽矣。”令与定勉并立，付偈曰：

“一开二开，今日重来，

菩提有种，妙手双栽。”

示上德曰：

“头既秃，当知足。

念无常，断爱欲。

南无阿弥陀，念念恒相续。”

示耳之曰：

“勤则不病，不勤则病，

勿谓夙业，其报甚近。

慈父弥陀，数数亲觐，

可以永年，况乃却病。”

示陈大心曰：

“老不撇脱，死定兜搭。

儿女债完，可以怡悦。

极乐非遥，勿自隔绝。”

示沈元辉曰：

“深潜不露，是名持戒，

若浮而外，未久必败。

念既不真，不得自在，

祸福吉凶，汝自作怪。”

示杜义见曰：

“善则为义，不善不义，

义善无二，所见唯义。

以义为见，不见非义，

见非义时，见无见义。”

示女弟子意安曰：“汝因病不念佛耶？噫！病愈甚，念愈勤，乃好也。若病到念不得的时节，却是错了也。”

示无朽曰：

“尺璧岂宝，寸阴当惜。

正念弥陀，信光赫奕。

莫贪旧游，前途永失。”

示常摄曰：

“有口若哑，有耳若聋。

绝群离俗，其道乃崇。”

示常源曰：

“汝行勿怠，怠非比丘。

彼自废者，多身后忧。”

示定茂曰：

“汝是道人，当净其心。

能净心者，可以超群。”

示定随曰：

“老实是宝，又有不好。

若只如此，止堪温饱。

何用出家，愿离痴恼？

当发道意，莫空过了。”

示查定宏曰：

“菩萨说偈，家常茶饭。

归告汝母，己事早办。”

示陈定耑曰：

“唯天最高，无所不见。  
 护汝初心，慎勿少变。”

示达本曰：

“达本无本，万缘应息。

胡不宁处，犹是汲汲？

一朝撒手，男耕女织。

回想生前，汝自哭泣。”

时菩萨一一示已，复告诸人曰：“我自降此以来，凡所言说，皆修行要妙。汝等能时时体会，极力遵行，决生上品。菩萨从此不复再来矣。诸弟子宜各努力，勿虚此会。”

时诸弟子闻菩萨语，皆涕泣悲恋，不能仰视。

菩萨谓曰：“诸弟子，汝等谓菩萨不复再降，恐生懈怠，从此失足，然实不尔。何以故？从是以后，汝等精进，只是自己精进，舍尘途而登圣域，大智大贤之所为也。若懈怠，亦是自己懈怠，背大道而入淤泥，无知下愚之所为也。诸弟子，但须前进，莫生系恋，但急着力，无事悲哀。”

顷之复谕曰：“汝等不得更作菩萨再降想。所以者何？鸾乩之设，本为神鬼所依凭，非大菩萨应化常事。汝等若奉教无失，于菩萨生恭敬之心，难遭之想，即是大报恩处。”

时诸弟子虽闻法谕，犹故围绕，不忍散去。

菩萨又谕曰：“诸弟子，菩萨往昔因中，与汝等具有大缘。从此虽不再降，然不得作远离想。当知觉明妙行，时时在汝等眼前，相逐不舍。汝等慎无一日废弛，自舍却觉明妙行也。”

少顷又谕曰：“诸弟子，法会既终，宜各散去。菩萨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。莫只呆呆守着，菩萨定不在一幅纸儿上也。各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至诚作礼，顶戴奉行可矣！”

哆哆婆娑诃菩萨应化事迹

戊辰仲冬一夕，慧圆于太平寺侍本师印公座前。本师以黄德炜居士所书哆哆婆娑诃菩萨应化事实见示。诵悉之余，不胜赞叹，因请附印于《净土辑要》之后，以广流传。本师曰：“此事与觉明妙行菩萨降化吴地相同，是宜约撮两事，附之书后，以见菩萨宏扬净土之悲心。而扶乩者多为灵鬼假托，不可语于佛法也。”慧圆受命而退，因录其大要于后。

己巳二月初八日，邵慧圆谨志

**哆哆婆娑诃菩萨应化事迹**  
（录黄德炜居士上印公法师书）

（前略）念佛仪规内，加入“南无哆哆婆娑诃菩萨”圣号，此中具有大原因。今特将原委详细禀上，俾得明白。

弟子回忆自少弃儒习贾，距今计有廿余年。此时奔驰于马巫来半岛，及美洲各国各埠。凡有永利威货到之处，几无不亲历其境，调查情形。斯时一年之内，在舟车时候，几占四分一。离沪时候，几占四分二。因此对于仙佛之说，概不暇研究，且尝谓：凡人问心无愧，便可质于神明，证于衾影。

迨至五年前，有友人在本港供奉黄赤松大仙，公余扶乩问事及治病，无一不灵验异常。尝邀弟子前往参观。迨莅坛，见各人求病问事，均默禀坛前，大仙无一毫错答，各如所求而退，心觉奇异。后遇小儿因往学堂上课，雨大途滑，跌伤左手，数月未愈，中西医束手。一日，携之前往求方，嘱其跪下默禀。由大仙乩示，写出“用某堂跌打丸一敷即愈”字样。遂照购丸调治，果一敷即痊，因此心渐信仰。

不及一月，适港永利威伙伴某，于腊月底，肚痛甚剧。中医束手，西医则谓肚内横肠患病，非用手术开腹割去必死。研究半旬，并延数西医会商，亦均主张施以手术，乃可救治，否则必死。初询病者愿割否？病者答以不愿。继念病者数代单传，且是遗腹孤子，更不敢造次从事。但见病者形状，日危一日，已在最危急之期。弟子因忆大仙灵验，求方一试，冀免割腹。果得一方，用艾草煎隔夜茶浓饮，以渣敷患处。未几已愈过半，竟脱离危险。翌日，再求得一方，用黑芝麻为糊，食一次已愈八九。第三次所开之药，为最寻常者而已，竟获全愈。弟子由此遂笃信大仙。

又细察各同人或问病问事，无一不应验如神，历次不爽。斯时尚以为扶乩未亲历也，遂发愿若得自行扶乩，更深信仰。岂知提乩而乩不动。后由乩诲示，谓必须终日默念《心经》方可。弟子遂照念《心经》，旬余果动。一月后，遂成文矣。从此夜间公余，潜心扶乩，并研究仙佛之事，有问即答，极为详明。并嘱每日诵《金刚经》《大悲咒》《明圣经》等经，定为常课。并印送《太上感应篇》等善书，导人为善。每扶乩，均训以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等语。自忖此训语对于世人大有裨益。同人每晚请乩示训词，首一言以善为根本，于是同人笃信者渐多。后小儿亦同笃信，一夕提乩乩动，其疾如飞，文更清楚，由此小儿常潜心扶乩。而乩语多是发挥善恶，千数百言，瞬即写毕。更有一次不满十夕，而诗凡数百。均随乩写出，汇成一册，名曰《风波浪诗集》。成后，接言佛学利益，解释“色、空”两字，人、我、众生、寿者四相，并佛仙之区别。同人藉此得研究佛学之初级。

数月后某夕，乩忽写出同人中笃信者之名，嘱令到港永利威四楼候听乩示。因斯时弟子个人曾在本酒行四楼供奉。同人遵示，是夕扶乩于四楼。大仙明白示告各同人云：“现今世界，人心沉沦之极，世风日下之时，非佛法无以挽救。今值汝等正笃信佛法，故明白告汝等（指弟子等）云云。吾实哆哆婆娑诃菩萨，汝等自后直力向佛学做去，不宜做仙坛事。佛本无乩坛之设，应立刻即将乩坛撤收，以符实行佛法宗旨。若再以乩问事，则大背佛道。余初因汝等根机劣陋，非以灵验事显于目前，不足导汝等之笃信，故姑用扶乩代言，作入门之法径。但令汝等明白，自后切勿再扶乩，或至生出险事。何也？因到坛者，多不是正名仙神，均皆冒名入坛居多。即停止扶乩之念，至切至切。自后先以《金刚经》《大悲咒》两种作常课。并现非办佛事时候，再候三年，则可自悟自谋。提倡念佛，乃其时也。”云云。并批示各同人之事，则近数年之境遇，无不应验。

各同人奉命后，以扶乩不合佛法，停止已四年矣。现组织佛学社，各同人皆前者最笃信之道友，由去年至今，已符三年之期。因组织此社，以符实行学佛之表示，冀藉此得遇大知识，阐扬佛法，自利利他。可见弟子等今得一线之光，皆由哆哆菩萨慈悲指示，乃知有此光明大道。故同人时念哆哆菩萨之慈悲，刻刻不忘其特别法引导出迷津大恩，特在社内供奉。所以念佛规仪加入顶礼者在此。弟子等不过不忘本而已，师尊以为何如？

印光法师复黄德炜居士书

【原文】手书备悉。哆哆菩萨所示，可谓真实之极。觉明妙行菩萨，与哆哆菩萨，如出一辙。足见扶乩之不可依据。菩萨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即此可见一斑。哆哆菩萨既有大恩，实不可忘，然亦不宜加入念佛仪中。念佛仪，虽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弥勒尚不加入，况其他乎？然此等菩萨，同摄清净大海众菩萨中。若加入哆哆菩萨，在本社固无所碍，然他处不知，反招疑议。但宜另供一处，朝夕礼拜即已。（《文钞三编》）

【白话】来信尽知。哆哆菩萨所开示的，可说是真实之极。觉明妙行菩萨，与哆哆菩萨，如出一辙。足见扶乩的不可依据。菩萨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此处可见一斑。哆哆菩萨既然有大恩，实在不可以忘记，然而也不适合加入念佛仪轨中。念佛仪轨，即使是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弥勒菩萨尚且不加入，何况其他菩萨呢？然而此等菩萨，同摄清净大海众菩萨中。如果加入哆哆菩萨，在本社固然没有妨碍，然而其他的地方不知道，反而招来怀疑议论。只适宜将哆哆菩萨另外供设一处，早晚礼拜就可以了。

印光大师论扶乩

●扶乩，乃灵鬼作用，其言某佛、某菩萨、某仙，皆假冒其名。真仙，或偶尔应机，恐千百不得其一，况佛菩萨乎？以乩提倡佛法，虽有小益，根本已错，真学佛者，决不仗此以提倡佛法。何以故？以是鬼神作用。或有通明之灵鬼，尚可不致误事。若或来一糊涂鬼，必致误大事矣。人以其乩误大事，遂谓佛法所误，则此种提倡，即伏灭法之机。汝以为失利益，而问有罪、无罪，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义，可叹孰甚！

清道咸间，江西广信府，有一翰林，名徐谦，字白舫。其人活九十六岁，死时天乐鸣空，盖生天耳。彼不知净土法门，将佛、菩萨、天、仙地位，皆分不清。普陀一老僧，乃其最小之门人，与光说其事实甚详。其人著有《海南一勺》，将伪造之《心经》中下卷，与《心经》同视。又录《四川祷雨乩文》，言观音跪玉帝殿前求雨。可知乩之胡说巴道，与其人之知见皆邪正不分矣。汝尚以不扶乩而失利益，不知其祸或至灭法也。

徐谦，其人好善信佛，而实不明佛理。不乐仕进，家居教人为善，自亦扶乩，教其门弟子扶乩。大家皆不知乩之所以然，及佛之所以然。当时南昌一举人，与徐谦同一行为。此举人之门人，在省城扶乩看病，很灵。巡抚之母有病，医药不效，有言某人扶乩看病甚灵，因请令看。开一方，药服后，人即死矣。急令医看方，则内有反药，因拿其人来问。其人言：“此吾师某教我者。”巡抚因令其师抵偿，谓汝诬世害人，遂杀其师。徐谦闻其事，诫饬门徒等，此后勿再扶乩。

汝以不扶乩无缘法，心中漾漾动。不知扶乩之祸，其大如天，非彼劝人出功德所能弥补。正人君子，决不入此坛场。

明末，苏州有扶乩者，其门徒有七、八人。一日，扶乩说佛法，劝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与前之所说，绝不相同。此后又来二十多次。末后乃说：“扶乩乃鬼神作用，吾乃某人，此后不复再来，汝等不得再扶乩。”此事载《西方确指》中。

民国初年，香港有扶乩者，言其仙为黄赤松大仙，看病极灵。有绝无生理之人，求彼仙示一方，其药亦随便说一种不关紧之东西，即可痊愈。黄筱伟羡之，去学，得其法而扶，其乩不动。别人问之，令念《金刚经》若干遍再扶。依之行，遂亦甚灵。因常开示念佛法门，伟等即欲建念佛道场。云：“尚须三年后办。”三年后，彼等四、五人来上海请经书，次年来皈依，遂立哆哆佛学社，以念佛章程寄来。念佛后，观音、势至后，加一哆哆诃菩萨。光问：“何得加此名号？”彼遂叙其来历，谓前所云黄赤松大仙，后教修净土法门，至末后显本，谓是哆哆诃菩萨，且诫其永不许扶乩。此二事，因一弟子辑净土法语，名《净土辑要》，光令将前二事附之于后。今为汝寄三本，阅之，可以自知。哆哆诃菩萨，光令另为立一殿供养，不可加入念佛仪规中，免致起人闲议。（《文钞续编·复江景春居士书》）

【白话】扶乩，是灵鬼的作用，他自己说是某佛、某菩萨、某仙，都是假冒的名字。真的仙人，或许偶尔有来感应众机，恐怕千百次中，也不到一次，何况佛菩萨呢？用扶乩来提倡佛法，虽然有小小的利益，其根本已经错了，真正学佛的人，决定不会依扶乩来提倡佛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鬼神的作用。或者有通明的灵鬼，还可以不导致误事。如果来一个糊涂鬼，必会导致耽误大事啊！人们因为他扶乩耽误大事，于是就认为是佛法所误，那么用这种方式提倡佛法，就伏下了灭法的机缘。你认为失去弘扬佛法的利益，而来问有罪无罪，就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佛法的真义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叹的呢？

清朝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江西广信府，有一位翰林，名徐谦，字白舫。这个人活到九十六岁，死的时候，天乐鸣空，大概是生天了。他不知道净土法门，将佛、菩萨、天、仙的地位，全都分不清楚。普陀山一位老僧，是他最小的门人，与我说起这件事实很是详细。这个人著有《海南一勺》，将伪造的《心经》中下卷与《心经》同等对待，又录出《四川祷雨乩文》，说观音菩萨跪在玉帝殿前求雨。可知扶乩的胡说八道，与这个人的知见都是邪正不分。你还认为不扶乩，失去弘法的利益，不知扶乩的这个祸患，或许导致灭法。

徐谦，这个人好善信佛，而实际上不明佛理。不好乐仕途当官，在家乡教人行善，自己也扶乩，教他的门人弟子扶乩，大家都不知道扶乩的所以然，以及佛法的所以然。当时南昌的一位举人，与徐谦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个举人的门人，在省城扶乩看病，很灵验。巡抚的母亲有病，医药无效，有人就说，某人扶乩看病很灵，因此请他去看。开了一个药方，药服下以后，人就死了，急忙令医生察看药方，发现药方内有产生毒性的反药，因此捉拿这个人来审问。这个人说：这是我老师某人教我的。巡抚因此令他的老师抵偿，说：你欺骗祸害世人，于是斩杀了他的老师。徐谦听到这件事，告诫他的门徒，以后不要再扶乩。

你因为不扶乩没有种种缘份，心中就漾漾浮动，不知道扶乩的灾祸，如天一样大，不是他劝人做功德所能弥补的。正人君子决不进入这个坛场。

**明朝末年，苏州有扶乩的人，他的门徒有七八个人。一天，扶乩说佛法，劝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与前面所说的，绝对不相同。此后又来了二十多次，最后才说：“扶乩是鬼神的作用，我是某某人，以后不会再来，你们不可以再扶乩。”这件事记载在《西方确指》一书中。**

民国初年，香港有扶乩的人，说这个仙是黄赤松大仙，看病很灵，即使绝对没有存活希望的人，求这位仙人开示一个药方，这个药，也是随便说一种不关紧的东西，病就可以痊愈。黄筱伟很羡慕，就去学，得到这个方法而扶乩，乩却不动。别人就去问什么原因，说是要让他念《金刚经》若干遍，再扶乩。依照所说的去做，于是也就很灵，因此就常常开示念佛法门，黄筱伟等人就想要建立念佛道场，乩文说：还需要三年之后再办。

三年后，他们四五个人来到上海请经书，第二年来皈依，于是建立“哆哆佛学社”，将念佛章程寄来。念佛、念观音、大势至菩萨之后，再加上一位哆哆诃菩萨。我问：为什么加上这个名号？他们于是叙述其中的来历，说前面所说的黄赤松大仙，后来教他们修习净土法门，到了最后显示本形，就是哆哆诃菩萨，而且告诫他们永远不许扶乩。这二件事，因为一位弟子辑录净土法语，名《净土辑要》，我令他将前面二件事附录在书后。现今为你寄三本，读了，自然可以知道了。（哆哆诃菩萨，我令他们另外设立一间殿来供养，不可以加入念佛的仪规中，免得生起他人的闲话议论。）

【原文】贵地信心者多，恐未必真实依佛法修持。须与彼等说，佛法与外道不同。外道专事秘传，用炼丹运气之工夫，绝不以敦伦尽分为事。又有扶乩降鸾，虽亦劝人为善，究属灵鬼假冒仙佛之名。若不明理，认做真仙真佛临坛，则其错大矣。非绝无一次是真仙临坛者，然亦千中难得一次耳。明末，觉明妙行菩萨，以乩开导佛法，临去令其永断扶乩。十年前，香港哆哆佛学社，亦然。此二，皆真菩萨，而禁止扶乩。以无甚道力之灵鬼乱说，误人实深，故菩萨即以扶乩，而禁绝扶乩，我《文钞》中亦曾说及。若有不肯丢外道工夫，及扶乩事业者，切勿令受皈依，以免世人谓佛法与外道无异也。（《文钞续编·复海门理听涛书》）

【白话】贵地有信心的人很多，恐怕未必真实依照佛法修持。必须对他们说，佛法与外道不同，外道专门从事秘密传授，用的是炼丹运气的功夫，绝对不以敦睦人伦，竭尽己分作为事务。还有扶乩降鸾，虽然也是劝人为善，究竟是灵鬼假冒神仙佛菩萨的名字，如果不明白道理，当作是真的神仙，真的佛陀降临坛场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也不是绝对没有一次是真的神仙临坛的，然而一千次中，难得有一次罢了。**明朝末年，觉明妙行菩萨，以乩文开导佛法，临去的时候令他们永远不要再扶乩。**十年前，香港哆哆佛学社，也是如此。这二件事，都是真的菩萨临坛，都还要禁止扶乩，这是因为没有什么道力的灵鬼乱说，贻误害人实在很深，所以菩萨就以扶乩，而来禁绝扶乩。我在文钞中也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不肯丢弃外道功夫，以及扶乩事业的人，千万不要让他来受皈依，以免世人认为佛法与外道没什么两样。

【原文】近来上海乩坛大开，其所开示改过迁善、小轮回、小因果等，皆与世道人心有大裨益。至于说天、说佛法，直是胡说。吾等为佛弟子，不可排斥此法，以其有阻人迁善之过。亦不可附赞此法，以其所说佛法，皆属臆撰，恐致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之愆。（《增广文钞卷一·复永嘉某居士书四》）

【白话】近来上海乩坛大开，其中所开示的改过迁善、小轮回、小因果等等，都对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。至于说天界、说佛法，就是胡说了。我等身为佛门弟子，不可排斥这个法，因为有阻止他人向善的过失。也不可以附合赞扬这个法，因为其中所说的佛法，都属于主观心臆所撰，恐怕导致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的罪过。

印光大师之于扶乩

郑颂英

驹光如驶，无常迅速。印公大师生西，忽已三周年了。我们默察法运的兴衰，愈发拜服老人，真是中流柱石，如狮子吼，威服群兽，能不感慨系之？现在我们来谈谈大师之于扶乩。

大师尝刊印《西方确指》，内载明季觉明妙行菩萨，及近年哆哆婆娑诃菩萨，借乩坛应化度人的事迹。里面指示佛学，非常真切。后皆说明扶乩之违佛教，且多鬼神假托，妄谈修证，引入魔外的危险。己乃权借乩坛，以度脱醉心扶乩的有缘众生。其后当向佛经中求，而切嘱消毁乩坛，戒绝扶乩的。一般好乩的人，反借印公为护身符，说他老人家也提倡扶乩，所以刊印此书。而将大师痛诫扶乩的宏论，抹杀不提，这真是厚诬印公，和两菩萨了。

大师对于扶乩的见解，以为乩坛，大抵是灵鬼假托的居多。谈谈幽冥情状，原亦无妨。无奈多要妄谈般若修证，把仙佛混淆的外道言论，来捣乱佛法。甚者假托佛祖神仙，妄造经文，更足以坏正法而误众生，其害就大极大极了。所以站在佛教的立场上，是绝对的应该戒除扶乩的，因为那是无益有害的事。我们倘若要明白教相、义理和修证次序，自有三藏经论、祖师著述在。我们要征信因果轮回，佛经而外尚有很多历史传记在。舍三藏明文不读，而反要求知于真伪疑似不可知的乩坛，岂不太愚痴颠倒了么？扶乩，是很费光阴的。我们空余的时间，来干读诵大乘经典、持念佛号的大利益事，尚恐不及，更何必耗之于无益的扶乩呢？所以无疑的，我们可以“无益有害”四个字，来判定扶乩的价值。

复次，凡事都要防弊。从前明朝仁孝文皇后，是一位深入经藏、真实修持的贤者。曾经梦涉灵山，释尊为他说了一部《第一希有功德经》。文皇后，笔以陈世。但是莲池大师，不为他流传。因为大乘经典，已很完备了，多加这一部，也无所增益，而反足以开后人妄造经典的大弊端，其事实在不足为法的。啊！这真是正法眼藏，大祖师的作风。

大师，生在法运寝衰、邪说猖行的今天，怎能不以严肃的态度，来呵止乩坛的嚣张呢？可是，狮子去后，群兽又乱动了，近年乩坛闹得更厉害了，佛教徒被引入乩坛的也渐多了。有心人，能不为法运忧么？北京廉达囚居士来函，对乩坛的捣乱佛法，言之痛切。北方人士，几以鬼神混乱的乩坛，代替了佛法。啊！其害有如此者。

我们细按之，由佛教而引入乩坛的人们，其动机大多出于好奇。然而好奇，往往是被牵引入于魔外的绳索。佛法是平实无奇的，佛只是说明了宇宙的真理，唤醒众生背尘合觉罢了。我们为了背觉合尘，纵情造业的缘故，才卑陋得这样可怜。只要我们能够涤除情欲的锢蔽，斩断见思的妄动，恢复圆明的法性，那神通智慧，本来具足，不劳外求。如果心外取法，希望着妖鬼灵通，那就是邪魔外道了，而好奇实为之驱使。

列位同信，我们要纪念大师，我们要维护正教，我们要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和究竟解脱，我们应该平实无奇，戒除扶乩，来实行大师的遗教。（《印光大师记念文集》）

西方确指

（白话）

觉明妙行菩萨 说

[清]常摄 集

无名氏 白话

《西方确指》序（白话）

丁未年夏天，我路过雪山和尚的方丈。和尚拿出一本书给我，说：“这是宝书啊，而且缘起十分奇特。”

明朝末年的时候，吴城有八位友人，一同修习玄门，每天扶乩请仙，请他们谈论法术。

后来，有一位仙人降坛，所谈的内容与其他乩仙差异很大，他们便每天奉事他。日子久了，彼此熟悉了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劝众人念佛。

众人问道：“念佛也可以吗？”

他说：“很好！”

众人都念：“南无佛！”

他说：“不是这样念的。”

众人问：“那怎么念？”

他说：“你们必须至心合掌，面向西方顶礼，念‘南无阿弥陀佛’。”

众人便照做。于是，他便详细地开示了念佛法门，令大众舍伪归真，求生极乐世界。这时，菩萨才宣示了夙昔的因缘、菩萨的名号，并显现异香天花，以及种种瑞相。在场的八个人，都舍弃了以往的邪修，而归向正信。

无朽，是八个人中的师父。菩萨令他去三昧和尚那里受毗尼(剃度、受戒)，圆满僧相。开始的时候，和尚为难他，而见到菩萨写的《月偈》后，便敬礼西方，为他剃度。

原来，菩萨刚来的时候，众人以为是仙，便指月为题，求一首诗。

菩萨便赐偈道：

一月光含千世界，

分身无量照群迷。

当知本体原无二，

不动庄严变化机。

从明朝崇祯癸未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，到清朝顺治丁亥年十月初二日为止，前后共有二十四会，所说的都是修行的要妙。因为偈中有“确指正修路”这样的语句，所以命名为《西方确指》。

我读后，身心踊跃，不亚于醍醐滴入焦肠之中，连连赞叹，连连称奇。

和尚说：“我开始也不信，读完之后，神采焕发，想不信都不能了。”

我说：“菩萨在往昔的因地中，与这八个人都有大缘，因为悲念深切，所以权巧接引。这怎么能跟普通的扶乩混为一谈呢！而且菩萨临行前，还说，鸾乩本来是为神鬼设的，不是大菩萨应化的方式。所以，这本书怎么能视作乩书呢？”

时康熙己酉九月既望，古吴净业弟子朗西金锷撰

西方确指（白话）

觉明妙行菩萨 说

菩萨戒弟子常摄 集

无名氏 白话

第一会

一时，菩萨从极乐国，降临到娑婆世界震旦国（即中国）古勾吴地（即苏州）。在会的弟子，因为往昔的因缘，得蒙菩萨的化度。菩萨将宣扬净土法门，而说偈子道：

“诸佛之法要，微密不思议，  
以非思议故，无能尽宣说。  
牟尼大慈父，悲悯众生者，  
说所不能说，导彼今后世。  
更以异方便，显示安乐刹，  
令发愿往生，横截诸恶趣。  
由佛阿弥陀，大愿摄群品，  
闻名能受持，决定生无惑。  
若有大力人，专念心常一，  
成就深三昧，现前亦见佛。  
今我如佛教，将开化导门，  
念尔等迷倒，确指正修路。  
是非弱小缘，应具难遭想，  
西方万亿程，一念信即是。”

菩萨说完偈后，令诸位弟子朗诵一遍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们向来喜欢学习玄术，沉溺在邪修之中。我因为夙缘，慈悲心深重，所以来这里化导你们。

现在已经把西方净土作为你们修行唯一的、最高的目标，一门深入。但还担心你们信得不深，所以，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名号，以及我所证得的境界，使你们知道，说法的是大菩萨。

善男子！我往昔因中，以妙湛觉心，照明一切所有刹土。众生所同具足，即以觉妙妙觉，觉明妙心，起无量妙行，普度众生。所以，阿弥陀佛印我名号为‘觉明妙行’。你们从此皈依我，不要再有任何疑惑。”

这时，在会的八个人，都至心合掌，念：“南无觉明妙行菩萨！”敬礼而起。

菩萨说：“很好，就是这样。”

第二会

有人问持经咒的方法。

菩萨开示道：“所谓的持经咒，其实是在持自己的心。关键是要直接明了自己的心地。

如果只追求持得熟，诵得多，又或者以为，念某经、某咒、某佛，我就有大功德，而不能句句销归自性，又不能明了如来妙谛，就认为可以获得果证。你没看见十字路口那些没有眼睛、没有脚的残疾人，以及那些或男或女的乞丐，终日不住口地从早念到晚。他们所念的数目，一年何止数十万遍，但终究还是残疾人和乞丐，并没有证得一丝一毫的果位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无解无行的缘故。

所以应该知道，持什么经，就要依什么经来修行。又要发大愿，或者求生佛国，或者求明心地，或者发大智慧，或者利济众生。这些，都是靠如来广大弘通的力量，以成就修行人的心愿。这样，才是真正地持经、持咒、念佛。”

天然老僧，因为久病不愈，想到径山去等死，然后把尸骨葬在普同塔中。

菩萨开示道：“你要住山等死，这是没事找事。你愁那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吗？不知道眼光一落地，两脚一伸直，任他刀砍斧斫，火烧水浸，都与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还为它作久远的打算，也太愚蠢了！

而且这个身体，就是在生的时候，尚且是没什么意义的东西，何况是死后呢。

你现在应该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放在一边，单持一句阿弥陀佛圣号，念念不舍，阿弥陀佛便和你成为好伴侣，大限到的时候，就会现身，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样不比你进山等死强吗？

而且，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的苦难，你即使久病不愈，也不要去管他愈不愈，只一念一心，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就好了。”

第三会

僧人不二，将要拜师受戒。

菩萨开示道：“可惜啊！可惜！你相貌堂堂，仪表不凡，却不知道反躬自省，所作所为，与俗人没什么两样。我看你身体虽然在这里，而神识却已经在地狱里遨游了，你必须马上痛改前非，断恶遵善，上求佛果，下化群生。不能再昏昏昧昧，浪费这有限的光阴，自己耽误了自己，而万劫沉沦在苦海中了。

至于受戒一事，不受则已，一旦受了，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毁犯，必须守护得清净，犹如白璧明珠，了无瑕玷，这样才能成就戒品。因为‘戒’是三世诸佛入道的根本，不能视为儿戏。

如果要参学，应该亲近善友，远离庸劣之辈。亲近善友，道业就容易成就；亲近恶友，戒行就容易亏失。这两句话，是你终身学道的关键。要注意！要切记啊！”

马永锡兄弟，多生多世，一直是猎户。一次进山，共同杀死了一只鹿，因此应当得短命的果报。

又有一次，见到塔中的佛像倒在地上，他们便把佛像扶起来，恭恭敬敬地安放好，然后礼拜而退。以此善因，又再得到人身。

菩萨为永锡开示前世因缘后，永锡十分恐惧，想求长寿的方法。

菩萨说：“往昔，在北方的妙觉寺，有一个童子沙弥，十六岁的时候，遇到一位相师，说人的生死，分毫不差。他告诉沙弥，你在十八岁那年的秋天，就要死去。沙弥十分恐惧，夜里向佛祈祷说，愿在《大藏经》中赐我一卷经，我当终身受持，以求长寿。说完，泣不成声，再拜而起。在《大藏经》中，随手取得了《金刚般若经》。于是书写受持，昼夜不停，而且持戒精严，了悟玄理，不到四十岁，就声名远播，敬仰而皈依他的人不计其数。后来，一直活到八十岁才坐化。他就是洛阳的微行禅师。这是唐玄宗开元六年的事，是我亲眼所见。

你现在既然害怕短命，想求长寿，就应当像这个沙弥那样做，发心书写《金刚经》，勤行读诵，并且求解义趣，这是内功德；从今天开始，不能再杀害物命，对待一切生命，要像对自己一样的爱护，又要多积阴德，这是外功德。内外俱修，功德很大。这样自然能与天合体，符合了夭寿不二的道理，还担心寿命不会长久吗？

然而必须始终如一，象那位沙弥那样，直到八十岁都不懈怠，这样才与道相符合。千万别有头无尾，做个十天半个月，或者一年两岁便丢手了。如果真能终生遵奉，从不间断，而所求不满愿，那么诸佛及我，就都堕入妄语了。”

菩萨为陈定端开示说：“你们父子一同奉行我的教法，这最为难得。但必须发长远心，不能生起求感应的念头，将‘修行’这二个字，做得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穿衣吃饭一样才行。”

菩萨开示查定宏的母亲说：

“你宿来有向道之心，而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是可怜！现在，我将为你分别开示。

你往昔做比丘的时候，努力精进，昼夜不懈。因为用心猛烈的缘故，在静定中，你忽然生起一个念头：‘我为什么不能快速地成佛呢？’

又有一天，你听到‘诸佛无相，即心是佛’这样的话，又更加邪思道：‘既然诸法空寂，我心是佛，那还用得着修习吗？’不知道这是究竟的空理，而不是初学者可以轻易说的。

这位比丘从此竟堕入邪见之中，不再修行了，认为自己已经证得大道。所以，从迷入迷，沉沦长夜。众生，真是可悲啊！求道而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，未免会陷入罗网之中，不能不小心啊！，失去正见，所以又遇到邪师。亲身被邪见之毒蛰过，怎么能不心生恐怖呢？现在应该马上发起正信，至心忆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国土。”

第四会

无朽为一位朋友问寿命。

菩萨开示给他一首偈子：

“人命如朝露，虚浮无定期。

未能逃梦幻，何必预求知。”

又开示说：“不用为他问日期，到腊月三十日，定会手忙脚乱。”

(后来，这位朋友果然在第二年的腊月三十日病死了。)

无朽听后，便求开示。

菩萨说：“元柏，要知道，学道而不明白这个心，就好像是建造房屋而没有地基，要渡河而没有船筏一样。要明白这个心，就应当微细地观察体会，这个身体、这个心是从哪里来的。既然‘四大’(译者注：佛法认为，世界的一切物质，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元素构成，这四种元素合称‘四大’)是虚幻的，心将寄托在哪里呢？既然身心都是虚幻的，那么，整个世界和一粒微尘，便了无差别。眼前的万事万物，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，又是从哪里毁灭的呢？如果无生无灭，那么，我们这个观照与能观照的主体，这两者就都无所寄托了。这样，自然会证得真如寂灭的境界。”

勾曲的孔生，持斋已经有二十年了，觉得自己衰老了，便问菩萨自己死后会怎么样。说着，便泪流不止。

菩萨说：“不要悲伤、哭泣，你只要依照我说的，深信、遵行，自然会有好地方安身。”

然后，便传授他一首偈子：

“西方有净土，人天皆所依。

汝能修此门，安隐无惊疑。”

沈文州是伤寒名家，来到道场后对菩萨作礼。

菩萨问他：“寒入心包，是什么病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名叫中寒。”

菩萨于是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只知道寒入心包，是名叫中寒的病。如果邪入于心，那可就是要命的病了。你们只把身体的病当做病，又是调理，又是医治的。而心有了大病，却不问明医，不求妙药，任凭它受苦而不自觉。真可悲啊！”

陈大心，奉持教法，念佛极其诚至。

菩萨开示他一首偈子说：

“八德池中莲已种，果然一念甚宏深。

滋培虽藉如来力，长养全凭决定心。”

又告诉在场的人说：“这个世界如果有人发愿往生，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会生出一朵莲花，所以我在偈子中这么说。你们应该生起深深的信心。”

第五会

孙中白，喜好丹术，修了很长时间，也没什么效果，因此来到会上，给菩萨作礼。

菩萨呵斥他说：“你这老秃，今天换上了这副嘴脸来见我么？我且问你，你的金丹什么时候炼成啊？”

孙中白回答说：“我正想请您帮助我炼成呢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如果炼成了，千万留几颗，别都吃到肚子里去，等你见到阎罗老子的时候，好做些人事送送。痴老儿，这事是绝对没你的份的，不如做你的本等去。”

孙拜谢！

过了一会，菩萨又说：“痴老儿，你知道自己的本等是什么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我求见性，这是我的本等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知道这个性，是大是小，是青是黄？”

孙回答说：“性没有这些相。”

菩萨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么你想到哪里去求见性呢？”

孙中白无话可说，便发起信心，要皈依菩萨，成为菩萨的弟子。并求菩萨赐个法名。

菩萨便开示了一首偈子：

“性无大小青黄相，那有声名任汝呼？

不达此中玄妙处，一言半字总淆讹。”

“我现在强给你立个名，就叫‘达本’，你以后的光阴，不过七八年而已，别辜负了八百年前三十六载的苦行。”

孙又问，自己今生会是怎么样个结局？

菩萨说：“结局就是结局，又问什么结局？”

孙便问如何修持？

菩萨说：“净土法门，能普遍的摄受众生。问到修持，你应当念阿弥陀佛，发愿往生，便一了百了，你从此就不会再有迷惑。”

菩萨又对众人说：“古来的大圣大贤，阐微立教，都是至精至简的。上士听后便能领悟，中下之士听后便知道修行，最后都能同归大道。以后的著述，就都文字繁琐，言辞幽深，使得凡夫之人，随意揣摩，于是以讹传讹，深入于邪见而不能自拔，最终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而不自觉知。

比如达本，因为读了参同，而开始悟真诸书，不知道修行的法要，自己信偏了还去误导别人。自以为有所收获，执吝不舍，结果白首无成，害得自己也烦恼。菩萨说，真是可怜悯者！所以，你们既然知道以前错了，就应当生起正信。”

第六会

这时，菩萨将临法会，八位弟子无朽、常摄、常源、定茂、达本、查定宏、陈定端、查定敏，恭敬肃立，一齐唱念佛号。

忽然，有奇异的香气从空中飘来，众人十分欢喜！

菩萨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们知道吗？今天这个法会，是有夙因的。

在梁武皇天监六年，我在北魏东都的净因寺出家，是位大比丘。为躲避战乱而南游，住锡在鸡鸣山麓。那时，你们八个人就跟着我修学，不久，便因为兵乱而失散了。过了二年，我在武林(今杭州)天竺寺圆寂。后来，在唐僖宗的时候，我是清河献王的长子，也是弃位出家。

今天，你们八个人在一起念佛，也是因为我而发心的，这正与往昔一样。但你们离开我，已经有八百多年了，现在仍然在苦海中飘流，真是可悲！真是可痛啊！

现在，我再次为你们指明修行之路，让你们的道业快速成办，早得解脱，要各自仔细听清楚了。”

菩萨开示无朽说：“你以前虽然从事玄门，但能恭敬诸佛，要知道，这就是夙因。而今应该马上发起深心，精修净业，并且，要成为众人的倡导者，不要让这十三年的光景空过啊！

送你一首偈子：

八百年前有胜缘，今来相遇指青天。

已知本地中秋月，莫向长江觅渡船。”

菩萨开示常摄道：“你常持大悲神咒，是怎么持的呢？”

常摄回答说：“所持的咒，历历分明。能持的心，了不可得。”

菩萨说：“能这样持，就是真持。有一首偈子传给你：

汝持大悲咒，应识大悲心。

离名亦离相，以此度群生。”

菩萨开示常源说：“你既然出家了，就必须谦下柔和，敬事师长，虚心请教，增长志气，别只坐在云雾中过日子。”

常源不明白。

菩萨又再开示说：“你糊涂成这个样子，可知道自己的心么？”

常源无语。

菩萨便令他诵一遍准提咒。

常源诵过之后，菩萨说：“这不是你的心，那叫什么？”

送他偈子道：

“见初无心，即汝本心。

准提一遍，全体分明。”

菩萨开示定茂说：

“你持准提咒，平时需要细密地用心。看待一切境界，或喧闹或寂静，或物或非物，或喜欢或讨厌，无非都是这个咒的体现，都是我的妙心时刻在流露。能这样奉持，必定会获得果证。

我也会以神力，帮助你成就。

你可以念诵我的偈子：

两行秘密，即汝本心。

莫谓法少，是法甚深。”

菩萨问达本道：“你想要怎么样呢？”

回答说：“要明心。”

菩萨说：“这不是口头话吗？应当勤念佛，功效十倍。也送你一首偈子：

心外无佛，佛即汝心。

深信不惑，一念无生。”

菩萨开示陈定端说：“小人做了恶事，惟恐有人知道；君子做了善事，也是惟恐有人知道。你应当以君子谨慎护道的心去作佛事。

还有一首偈子：

勿贵人知，勿希天应。

恒一其心，必坚必正”。

菩萨开示查定敏说：“你还没到弱冠的年龄，就已经知道修道，可见这是有夙因的。我现在为你命名为‘敏’。敏，有聪、勤、妙、捷四个意思；‘聪’能除你的痴暗；‘勤’能除你的懈怠；‘妙’能开你的智慧；‘捷’能补你的废弃。

你应当顾名思义，别认为菩萨只是给你一个字而已。

再开示你一首偈子：

汝年正幼，当学孝弟。

以是持身，毋惰其志。”

这一天，陈大心是后到的。

菩萨问他说：“你是怎么修行的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只专修净土。”

菩萨说：“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更好方法了。

传你一首偈子：

道无他说，唯心而已。

莲胎始成，专精勿二。”

第七会

菩萨说：“净土法门，真是诸佛的心宗，人天的径路。现在，你们虽然求往生，但如果发愿不真切，就如同进入大海而没有获得宝珠一样，徒劳无益。

我往昔在晋明帝的时候，受生为贫穷人，因为贫苦，而发大愿说：‘我因为夙业，而受这份苦报。如果我今天不能见到阿弥陀佛，往生到极乐国，成就一切功德的话，纵使丧失身命，我也不退转，不休息。”发誓后，七日七夜，专精忆念阿弥陀佛，便得心开。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，遍满十方世界，我在佛前亲身蒙佛授记。后来，活到七十五岁而坐化，直接生到极乐世界。

因为救度众生的愿力深重，而再次来到这个国土，随方显化，或为比丘，或为居士，或为国王，或为宰相，或为女人，或为屠夫，或为乞丐。或隐或显，或顺或逆，都随顺众生的根基而说法，化导群生。

又因为修行仙道的众生，多半未能了悟真如常性，贪图长寿之乐，不思进取，我便现仙身，拯救他们痴迷，就像唐僖宗时的那件事一样。

现在，又为你们指明正邪，阐扬净土。你们应当一心一意，坚定地修行这个法门，绝对不会耽误了你们。如果心志坚一，不用等到来世，现在生就能见佛，就跟我往昔一样。

有四句偈送你们：

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。

打得念头死，许汝法身活。”

有人问：“修行人怎么能开尘欲，能没有障碍呢？”

菩萨说：“我将由小推向大，由外推向内地说，你们要好好理解。有人在这里，无缘无故抢了你一钱，你动不动瞋恨？”

回答说：“一钱虽然很少，被抢去了还是会生气。”

“那么无缘无故地给你一钱，会不会高兴呢？”

回答说：“一钱虽然少，得到了还是会高兴。”

有人回答说：“一钱很少，得到了也没什么好高兴的，被抢去了也没什么好生气的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要是真能这样，心地早就清净了，怎么会到今天还是这么污秽呢？

你们要知道，修行人洗涤自己的心并不细密。或者见有，或者见无，处处都是执着，念念都是贪欲。所以业识纷驰，没有片刻停止，即使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心念依然外游，没能片刻归一。因为你们无量劫来，没有一时一日远离尘欲的心，所以，尘欲也从无始劫来，没有一时一日肯离开你们的心。身缠心缚，深入尘网，哪能象莲花那样，出淤泥而不染呢？

所以，要想断贪着，先从一钱的得到和失去，作弃舍的观想。就想：‘这不是我的，被夺去了也不起瞋恨，被给予了，也不喜悦。’这样，乃至百千万钱，乃至亿亿万钱，乃至国城妻子，乃至身肉骨髓，乃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心意意识，乃至生死业报，菩提涅盘，一切都是这样，跟一钱的得到和失去没什么两样。

这样自然习气消亡，障碍永灭，渐渐得到清净，成就道品。你们应当这样修行，不要再停滞不前了。”

第八会

孟冬的第二天，是菩萨的寿辰，众人设供为菩萨祝寿。

菩萨说：“你们用什么来为我祝寿呢？”

众人说：“用心来供养菩萨。”

菩萨问：“心是什么东西，可以用来上供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只是一片至诚，本来无物。”

菩萨说：“既然无物，谁知道是不是至诚呢？能知道是至诚的话，一定得有个处所，可以容纳，怎么会无物呢？”

回答说：“实在是无所得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们说无所得，是暂时没有呢，还是决定没有？”

众人议论着没来得及回答，菩萨便说：“没有就决定没有，有就决定有，有一丝毫的疑惑，就差之千里了。要知道，你们说诚说妄，说有说无，这都是起灭之心，测度之心。以这样的心给我祝寿，我是没什么益处的。听我的妙偈：

至真无二心，至真无量心。

心非一切心，一切性非心。

除妄心不实，依真心强名。

真妄两不立，南无释迦尊。

了心无处所，方便福羣生。”

这时，诸位弟子都顶礼跪拜，求菩萨开示法要。

菩萨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们愿听闻法要，应当用心理解我的话，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。诸位弟子！譬如有人对另一个人说，燕京是帝王的都城，富贵无比。这个人听了，愿意去吗？”

众人都说：“愿意去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但他不认识路，怎么办呢？”

众人回答说：“有人指示，跟着他走就行了。”

菩萨说：“不行，如果那人说向南或向东，这个人不能辨别，竟听从了他的话，那么离燕都就越来越远了。”

众人问：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

菩萨说：“必须得有一个去过燕都的人，指点他说，你向北走，就可以直接抵达帝都。诸位弟子！这个人所指示的有错吗？”

众人都点头说：“没有错。”

菩萨说：“又譬如有人，想要攀登万仞之巅，九层之顶，应当告诉他怎样做呢？”

众人都说：“从低到高啊！”

菩萨说：“对了。古人说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要从第一级至第二级，乃至最上一级，这样才行。如果说，一步便跨到最高处，这就是空谈了。又譬如有人，天子要封他官爵，便诏这个人来，对他说，你愿意做宰相呢，还是愿意做小吏？这个人会如何回答呢？”

众人都说：“一定是愿意做宰相了。”

菩萨说：“对。又譬如有人，在岔路口，不知道该怎么走了，有怜悯他的人，指示他说，这边很艰险，很曲折，不好走。这边很宽敞，很平坦，很好走。这个人听后，这两条路，会走哪一条呢？”众人都说：“走宽敞的，走平坦的。”

菩萨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们的回答，都合乎正理。但你们能明白我所比喻的是什么吗？”

众人都再拜，说：“愿再开示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们向来有求道的心，只是不知道修行的法要。想修行而不知道方法，就如同人要往燕都去，而不知道路径一样。如果遇到邪师，教以邪法，就如同帝都在北，反而指示向东向南走一样。这样，虽然终日行走，却茫茫然而找不到归宿，怎么能觐见至尊？怎么能成就大道呢？而我所展示的弥陀净土，就是帝都。依照信、愿、行这三法，勤加精进，最终往生。这就是从第一级到最上一级，期望登上品，便是愿为宰相，不愿意做小吏。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就是走宽正的大路，而不走邪曲的小路。我就是走过燕都的人，如果你们不能深信，就是舍弃帝都而走向边地；舍弃宰相之尊，而做卑贱的小吏；背离宽敞的大路而走艰僻的小路。万仞之山巅，九层之琼顶，就不是你们所能到达的了。那就太令人悲痛了！”

第九会

众人想要置办田产，作为修行用的生计。

菩萨说：“你们为了要一直在一起修行，终生不散，并且谢绝一切世故，在衣食这方面，不再求人，所以有这个提议。我看，念头虽然好，但毕竟是贪恋尘劳，不是清净的做法。为什么呢？街头乞讨一碗饭，坟地间睡一宿，这是先佛的道范。如果必须有了田产才能修行，倘若置办不成，你们就没有修行的一天了。

而且，如果说自己没有这笔钱，需要出去化缘，这就更加不行了。佛的一代时教里，没有‘化缘’这两个字，这是末世时期，不知道礼义，不畏惧因果，不知道廉耻的人所做的事情。真修道人，生死的念头迫切，是万万不会有这样的念头的。

更有一句话嘱咐你们：你们这些人，只要执持正念，各自努力，这样就是不聚而聚。如果身心散逸，不持之以恒，这样虽然聚在一起，而其实也跟散了一样。

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只应该随时随分，别去闲思预计。”

有人问：“念佛不能达到一心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菩萨说：“你只要息想定虑，徐徐地念去。要使声合乎心，心随乎声，念得久了，自然会诸念澄清，心境绝照，证入念佛三昧。然而，平时必须多念，从千至万，心无间断，这样，根器最容易成熟。如果想强制地使心归一，反而难以归一。”

这时，达本在座下，忽然念了几声。

菩萨说：“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”

第十会

诸位弟子想要造菩萨的像来供养，便请菩萨示现法相。

菩萨说：“诸位弟子要造相供养，这份诚心，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。本来应该显示给你们的，但是，你们在尘劳中，我在妙明内，即使现在显现，你们也不能见到。再说我随机感化，没有一定的身相。现在，就从根本处修起，可以画作大比丘相，面如满月，形体丰伟，身着袈裟，坐在莲花上，左手放在膝盖上，右手作说法相，眉间放白毫光，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。必须要庄严相好，不能潦草。”

众人听后，都开始思维菩萨的法相。

菩萨便说：“诸位弟子，人人都有个觉明妙行，不即不离，在你们摸索不着的地方，时时都会出现。今天既然明白了，就不需要再设像供养，愿我们在将来的某一天相见。”

查定宏因为丧子，想要出家为僧。

菩萨说：“你不用想这事，这事你是做不来的。你只要端正自己的心念，端正自己的身行，断绝无益的事，断绝无益的朋友，把自己的心皈依大觉的佛陀，发愿离开迷途，让佛法的波涛，滋润我那枯燥的心田，精诚地求佛加被，驱除一切障缘。你向来不向佛菩萨祈寿，今后要注意这方面，不用再多说了。”

定宏便问，奉持《金刚经》，但不同的版本，字句有出入，应当以哪个版本为准？

菩萨说：“‘金刚般若波罗密’这七个字，并无差谬。”

第十一会

沈天宇有病了，摆设供养，求菩萨开示。

菩萨说：“你现在虽然有病，但还没到马上就要死的程度。你应当熄灭诸般牵挂，安心端坐，思维身体的无常，心念的无常。所有的妄缘，一切放下，徐徐地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自然六尘不生，一心清净。这样，不是只治愈你今生的疾病，就是生死的病根，也能从此拔出来。

“你现在设供求开示，不过是希望我能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，好的口诀传你，可以治愈你的病。你哪知道，菩萨没有这些虚伪的方法，就这实实在在的几句话而已。你如果能相信而且照着去做，那真是一服上品还丹妙药啊！

“送你一首偈子：

病从己作，还由己除。

摄心清净，得常安乐。

坚久不变，同无量寿。”

菩萨开示达本说：“你想要参明白心地，很有志气啊！但你一肚皮的砂铅水火，已经把本来面目、真空真净这些话，结结实实地堵塞住了。这样怎么能行呢？你如果要做，就必须把这些络索，都抛向东洋大海才行。不然，只是浪费口舌心力，白费工夫而已，不如的的确确地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明心见性也在这句佛号上，往生极乐世界也在这句佛号上。一举而两得，非常便宜啊！”

无朽问：“怎么样上报祖父之恩？”

菩萨说：“世间所谓的孝，应该怎么做呢？”

回答说：“能敬养父母尊长，能做善事，这样就是不忘记先人之德。”

菩萨说：“这虽然是孝，然而很有限，只有能发大愿，修出世间法。如果道业成就，功德圆满，岂止是福及九祖啊！就是历劫以来的冤亲债主，都能得到解脱。你能专修净土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孝。”

第十二会

定茂问：“持咒怎样能明心地，怎样能得究竟呢？”

菩萨说：“心不离咒，咒不离心，这就是持的意义。你应当在一切时刻，观这个咒体与我的心体，是一还是二。

如果是一，那么为什么心能持诵咒，咒能显现心呢？

如果说是二，那么为什么忘了念咒就没有了，想起来咒就又有了呢？

这样就能知道，这个咒与心，是离开一切名相，毕竟空寂的。这就是究竟。

如果只是持咒而不究竟，就没有妙解，平等的大慧怎么能显发出来呢？平等的大慧不显现，怎么能照醒生死的昏迷，达到三界的实际呢？”

达本问：“出声念佛，容易发火，默念可以吗？”

菩萨说：“你一念佛，就说火发。为什么你终日向人说话，就没有一毫火呢？要知道，这火是你无量劫来，无明烦恼所积聚的。由于你现在信得不真，所以念头随着火起来，火随着妄想生出来，焚烧你的法身慧命。

往昔牟尼世尊，为求大法，在无量劫中，舍身求道，所以能成为无上的宝王。现在，你年老气衰，昼夜勤修还来不及呢，却还在贪恋着尘劳，企图用丹药来延年益寿。你没听说非非想天的天人，还有报尽的一天，劫火洞烧的时候，能坏到三禅天，何况你那区区的水火铅汞，假缘和合的东西，还想要求他永远没有变灭吗？

你现在听了我的话，应当如梦初觉，如醉初醒，精修净土，正念往生。极乐世界的寿命，无穷无尽，能成就法身，到达一切智，不是那浅浅的‘长生久视’的小法术可以同日而语的。”

查定宏问，持咒的时候，常会有恐怖的感觉，求菩萨开示。

菩萨说：“是谁使你恐怖呢？谁是受恐怖的人呢？由于你过去生中的习气不净，所以，从微细的想中，会忽然出现这种现象。你只要精诚地诵持，自然会除灭的。能一切如意，心意和顺，能降服种种烦恼，而证入微细玄妙的境界，哪里会有什么恐怖呢？”

第十三会

陈定育为了治疗母亲的病，而向菩萨祈祷，问作什么功德，可以让母亲的病痊愈？

菩萨开示给他一首偈子：

“孝首万德，孝贯三才，

大哉孝行，人伦之师。

汝以好心，求愈母疾。

汝当安适，念母痛楚。

汝食美味，念母减食。

汝衣轻软，念母脓血，

污其衣襟，露其胸胁。

如是思维，夙夜靡处。

归命大圣，精诚不二，

力行众善，仰答四恩。

愿母福益，愿母寿增，

愿母病愈，愿母体康。

觉明菩萨，为汝依怙，

苟如其言，无愿不果。”

定茂想要舍弃持咒，转而念佛，请示菩萨。

菩萨说：“你要舍弃持咒而念佛，一心专修，这样最好。但你不知道法要，只能说是持斋好善的人，不能称为念佛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比如，要畅游大海，必须有大船；要驰骋千里，必须选择良马。所以念佛人，首先必须具备大手段，割绝牵缠，打开尘网，直下即念是佛，即佛是心。乃至离即离非，顿入如来大光明藏。这样才能叫做正念念佛，才能叫做念佛人。你要好好理解这个含义啊！”

第十四会

有四位年轻的僧人来拜谒菩萨。

菩萨说：“诸位少年！众生从无始劫来，因为恩爱，所以成为眷属。而眷属中，父母对于子女，又是恩情最重，关爱最切的，难割难舍。现在你们出家离俗，成为比丘，要知道，父母对你们，又有恩上之恩，不是言语能譬喻得了的。所以，应该趁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勤办道业，以报答父母最初割恩断爱的一片苦心。这样，才无愧于‘出家’这两个字。如果放逸懈怠，以致于荒废道业，退步堕落，这是不孝中的不孝，是天地间极重的罪人啊！听了我的话，要生起猛烈的痛念啊！”

菩萨又开示众人说：“诸位善男子！人的这个身体，是父母所生，父母所养的，现前你们的种种营谋，种种受用，即使父母没有给你们一钱，也还是因为父母给了你这个身体，你才能有今天。

“万事身为大，身为本。从根本上推，父母之恩，难言难尽。

“所以佛说，在父母身边，说话声音过高，话说得过重，都获罪无量，何况现在有比这更甚的呢！

“如果说，父母有时蛮不讲理，不得不与他争论，这是把父母当做路人了。你只能欢喜顺受，父母自然会有感悟的一天，决定不能与父母争个你非、我是，而成了逆天理、背人伦的人啊！”

菩萨说：“诸位弟子！要知道，十方诸佛是众生的心，十方众生是诸佛的心。所以，如果忆佛、念佛，则十方诸佛就会显现在你的心里。但是，也不是诸佛进入你的心，也不是你的心里出现诸佛，都是觉妙本明，不可思议。”

菩萨说：“心所经过的地方是寂灭的，这就是诸佛的常住真心，心所经过的地方是有住的，这就是众生生死业心，这其间不容毫发。

“如果你能绵密地加工，使这个心没有一点空隙，这样才是有几分相应了。别只做了半年、十个月的，就说我能苦心修道，却不知道这个慢心，正是障道之处。千万要注意啊！

“而且，虽然功夫得力了，如果没有到铜山铁壁，推不倒、移不动的程度，仍然是没有探成一片。千万别见到些境界、消息，就歇手止步了。这就是半途而废，前功尽弃，而毫无所益。这又是学道人的大病，不能不知道啊！

“要知道，佛法如大海，越入越深，决不是凡夫小小的知见所能究竟明了的。应该用尽毕生的时光去修习，务必要登峰造极才行，千万别认为是容易的事。”

菩萨说：“念佛三昧，是你的心的大势力所成就的，不是别的力量导致的。现在你们念佛，昼夜不能如一，胡思乱想地反而去求真如，这都是用心不得力的现象。”

第十五会

顾定成前来求教。

菩萨说：“你来这里，想要依止净土法门，可知道怎样才能得生极乐世界？”

回答说：“念佛往生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知道怎样念佛，才能往生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执持名号，一心不乱。”

菩萨说：“怎样是一心不乱？”

定成答不上来。

菩萨说：“我知道你说是会说，但未必能如法地做到。你现在仔细听清楚我的话。善男子！心，本来是没有念头的，念头，是随着妄想而生出来的，这个妄想，是虚妄不真的，所以，才流转于生死之中。你要知道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不从想生，不从念有，不住内外，无有相貌，这样就是尽一切妄想。诸佛如来，清净微妙的真实之身，不是一也不是二，不可分别。这样念下去，烦恼尘劳，无断无缚，止是一心，必得一心，这才名为执持名号，名为一心不乱，净业的功夫成就了，直登上品。”

定成再次礼拜菩萨，说：“弟子是浊世中的凡夫，心智浅劣，还没能深刻地通达这样究竟的道理，请求菩萨再详细地开示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要发大愿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至诚恳切地称念阿弥陀佛圣号。一定要使声缘于心，心缘于声，声心相依，就像猫捕老鼠那样，久久不离，这样，就能证入‘正忆念三昧’。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，就要广泛地向善知识参学、请教，自己去参悟‘即心是佛’的妙理。你现在要发起深信心，千万别学那些庸俗之辈，听了妙法却不信受。更不要学那些半真半假、半疑半信的人，表面上虽然接受了，却没有诚心去奉行。”

第十六会

菩萨对查母说：“你怎么不勤奋地念佛呢？”

回答说：“因为家里添了儿孙，时常抱他，怕不干净。”

菩萨说：“你说不干净念佛，恐怕有罪，却不知道，不念佛更是获罪无量。别计较净与不净，只管念去就好。”

陈永寿问自己的结局会如何。

菩萨给他开示一首偈子说：

“节欲戒瞋，是保身法。

收敛安静，是作家法。

随力婚嫁，是省事法。

行善念佛，是出世法。

守此四法，结局通达。”

第十七会

顾善记，来问自己的终身、行善的方法。

菩萨说：“你如果存正心，行正事，就得个正终身；你如果存邪心，行邪事，就还你个邪终身。至于‘善’这个字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行，大事小事都是，再加上戒杀、放生，随力救济贫苦，同时，持念阿弥陀佛圣号，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天天不间断，坚持三年不变，这样才能送你‘好心行善’四个字。”

菩萨开示无朽说：“大多数修行净业的人，行住坐卧、起居饮食，都宜面向西方，这样，感应容易成就，根境容易成熟。

屋子里，只供养一尊佛、一部经，只摆一个香炉、一张桌子、一张床、一把椅子，不能放一件多余的东西。庭院中，也要打扫干净，以便经行时没有障碍。

要使这个心一丝也不牵挂，万虑全忘，空洞洞的。不知道有个身体，不知道有世间的事，也不知道我今天所作的是修行的事。这样，便与道日渐亲近，与尘世日渐远离，便可以趋向净业了。

你在生的时候撇得干净，抛得干净，念头上不存一些子根节。大限到来，洒洒落落，不作儿女顾恋身家子孙的姿态，这岂不是大丈夫举动？所以，要你一意修行，没有其他任何沾恋滞涩，正是为这一大关目。

至于修行净业的方法，总不外乎‘专、勤’这两个字。专，就是不另外再做别的事；勤，就是不虚度一时一刻。

你以后早上起来，就诵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一卷，持阿弥陀佛圣号一千声，在佛前回向，念《一心归命文》。(语译者按：《一心归命文》即《慈云忏主净土文》如下：

一心皈命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。愿以净光照我，慈誓摄我。我今正念，称如来名，为菩提道，求生净土。佛昔本誓，若有众生，欲生我国，至心信乐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以此念佛因缘，得入如来大誓海中。承佛慈力，众罪消灭，善根增长。若临命终，自知时至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如入禅定。佛及圣众，手执金台，来迎接我。于一念顷，生极乐国。花开见佛，即闻佛乘，顿开佛慧，广度众生，满菩提愿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）

因为这段文字言简意赅，这就是一个时段的功课。

如果刚开始的时候，身心还不能安宁，就每天只做四个时段。

稍微安宁了，就逐渐增至六个时段。

再逐渐增至十二时段，总共经十二卷，佛名一万二千声，而且在回向时，礼佛一百拜。

也可以分作四个时段。

这是每天的常课。

其余时间做的，不必计数。或者默念，或者出声念，只要是摄心认真念佛就可以。

再有，持名这个方法，必须要字字句句，声心相依，不夹杂一分一毫的世俗杂念。时间久了，功夫成熟了，决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坐宝莲华，登不退地。

如果寿命余年未尽，还可以把自己所证悟到的，讲给大众听闻，为四众做修行的向导，以报佛深恩。

你如果能把我所说的一一做到，这才不辜负觉明菩萨开示给你修行的正道。令你出家，才不辜负三昧和尚为你剃度，授给你大戒。这不是小小的因缘啊！你不要生轻慢心。谨慎啊！谨慎啊！”

第十八会

菩萨开示常摄说：“你一向持大悲神咒，祈求观音菩萨加持，快速地入道。这很好！但不能老是拖延时日，不立个志向，要只争朝夕，兼程并进。

从今以后，要约定个期限，立个数目和时间，杜绝人事，安止在一个房间之内，每念一百遍算作一时，兼礼拜四明所立的忏法一卷，以忏悔业障，助发胜功。一昼夜分为六时，以五时持咒，一时礼忏。其余的时间安坐修禅，深入不思可议的智慧。

为什么叫不思议的智慧呢？因为了知心外无法，法法无名，直下纤尘不立，一念圆融，不可以思思，不可以议议。所以叫不可思议的智慧。

依止这个妙慧，则心摄于微，摄无摄相。所谓摄无所摄，而不碍于摄，这就叫做善摄心。因为心摄的缘故，所以无事不办。

总而言之，无时无在，而不心心流入。这是持咒摄心的根本。这样，宿世以来的业障，自然冰雪消融，定心朗现，三昧开发，契本妙心。

这样，才不会虚度光阴，可以刻期进道。不然，今日明朝，来年后月的，或者作，或者不作，要前进，还不前进，这样懈怠下去，保证你百年以后，仍然是目前的水平境界，绝对不能前进半步的。谨慎啊！努力啊！”

菩萨又开示常摄说：“就是这‘强顺人情，勉就世故’八个字，耽误了你一生大事。现在，决不是牵郎拽弟，打哄过日子的时候了。道业未成，无常极快，应赶快收摄行迹、隐藏才能，一心向道，不要再耽误了。”

第十九会

达本，遵从菩萨教诲，出家为僧了。

菩萨开示他说：“你老年出家，不能再去泛泛地学其他经法了，就只诵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每天诵佛名一万二千声。自少至多，念得真真切切地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一了百了最妥当的方法。

不要学那些世俗的愚痴之人，整天高谈阔论，谈空性，说心性，见人念佛便一概否定。等你问他的所作所为，还比不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、十字街头一个念《三官经》的乞儿。白白地浪费了光阴，耽误了生死大事。

因为你平时喜欢说禅，却又不得法要，也未必能深信净土、老实念佛，所以，我说了上面的一番话。”

菩萨又开示无朽说：“每天念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十二卷，佛名一万二千声。不要增也不要减，只依照我说的去做。

念经，要念得匀匀净净，不缓不急，不疾不徐；念佛，要念得声声心心，不涩不掉，不浮不沉。

念到一千声后，要做回向。回向不是照着念一遍就完事了，必须要从自己的心中，发出真正的大菩提愿，至诚恳切地，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，而我心无所着，心如虚空。这才是回向。

此外，在静坐时，要反观深究：佛即我心，是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如心而住，无能无所。这样谛观，再没有别的念头，这就是修行三昧。注意不要忘形死心，否则，就落入外魔知见了。这样坐一时，便起来经行，再接着持诵，这样能有个次序。如果忙忙促促地一气赶去，想要完成一天的课诵，便有苟且了局的念头，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了。

一般，学道人如果不遵照善知识的教诲，决定是劳而无益的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必定失败。慎之！慎之！

又，诸经中所谈的净土依正庄严，必须要记得明白。这样，如果在打坐中，或经行中，或礼诵时，净土的境界现前，自己便知道了，不至于被异境所迷惑。”

菩萨开示陈大心说：“你的道心增加了，但世俗的念头也没见减少。

凡是世间的一切人我相，名利相，瞋喜相等，不但在身体上做出来是牵连尘网，只要心上略微带一些，都是障道的因缘。

你需要明白，你只是身礼阿弥陀佛，口诵阿弥陀佛，心念阿弥陀佛，没有分毫别的念头。这样就能洗涤干净，打破尘网，往生极乐国。你要明白啊！”

第二十会

有人问终身。

菩萨说：“你问终身吗？我这里没有断终身的法，因为菩萨历劫修行，没学过这些事。然而，你也太愚痴了，终身也不过如此，问他有什么用。你怎么不问问，头儿白了，面儿皱了，身子软了，无常将要到了，阎罗大王面前，怎样抵对他一言半句，免得披枷带锁去。这事你怎么不问问？”

僧人法缘，将要结期拜《弥陀忏》，先来求开示。

菩萨说：“《弥陀忏》是近代慈云忏主所编集的，也具有事理一心。事一心，就是专注于一件事。如果四相不生，湛若虚空，就是理一心，这个一心，很难达到。外在的，就是勤修忏法，以消除过去的业障；内在的，就是依理修观，逐渐达到一心。得一心之后，还愁不能入道吗？

你在忏期之中，别管为自己还是为施主，也别管长久不长久，只要扫除习气，打荡身心，不成三昧，誓不休息，就好了！

而且，你在那里虽然次第，但却不是个修行的地面。如果真正要修行，就要将万缘放下，一钵依于十方，一身依于大地，真真切切地求了生死，这才是正修行法。

如果在短短三年的忏期中，又夹杂着人情世故，而要修成净业，出离生死，岂不像吸风吞雾，而求肚子饱足？这是世上必定没有的事，你别存这样大愚痴的念头，以至于最后冻死饿死啊！”

第二十一会

王师(国家的军队)刚刚下到三吴(江浙一带)的时候，湖寇突然爆发，全城乱窜。

平定之后，大家集会。

菩萨开示说：“六月十三日的变故，多让人惊恐啊！你们要知道，这都是你们无始劫来，不能修善，广造恶业，所以生生世世，都要遭遇这样的祸患。

比如，在梁武帝时，你们八人就因为兵乱，而各自走散了。今天，又遭遇兵变而无处可逃。可见，众生不能超越三有，证得无生，毕竟因缘业报，分寸难免。幸好你们性命无碍，但也很危险啊！三世业果，可惊可怖，你们还不一心办道，早出苦轮。隔世他生，就又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奈何！奈何！”

菩萨开示沈元辉说：“大凡修净土的，最忌讳的是夹杂。

什么是夹杂呢？就是又诵经，又持咒，又做法会，又好说些没要紧的禅，又要谈些吉凶祸福，见神见鬼的话。这就是夹杂。既然夹杂了，心就不专一，心不专一，见佛往生就难了。这不白白耽误了一生的大事吗？

你如今一概不要做，只紧紧持一句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，日子久了，功夫成了，这才不会错过。

现在传授你一首偈子，来照着做：

阿弥陀一句，万法之总持。

声与心相依，念兹复在兹。

感应不思议，莲开七宝池。”

菩萨开示定恺说：“你既然大难不死，从今以后，应当痛心疾首地忏悔以前的过失，往后誓不再犯。不要躁心竞气，逞志使能，给自己招来灾祸。

现在给你起个名字，叫‘恺’。恺，就是慈，就是仁。慈以立身，仁以及物。功名，得到了也不值得欢喜，失去了也不值得忧恼。只注重培育善心，坚固善行，以报答四恩而已。”

第二十二会

一次，菩萨降临法会。士子、平民共三十余人，心中有疑问，都来向菩萨请教。

菩萨怜悯在场的众人，虽有一颗诚心，而不知道修行的正路，便慈悲开示道：

“今天这一会，可说有缘。但如果跟你们说佛法，恐怕你们难以接受，产生不了信心，不如举一则世俗的典故和儒家典籍跟你们说说。或许你们能信得一句、两句。

《中庸》说：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。

现在看来，安与利就不要说了，即使是勉强而行的，也寥寥无几啊！

就像你们，自从遇到我之后，也曾发心，勉强为善。但有的放弃了，或渐渐懈怠了，原因在哪里呢？

这是因为你们把‘善’这个字，看得太缓，以为行善无功，不如做恶那么有效。却不知道，为善如果无功，为什么古代的圣贤，绝不作任何微小的恶事，善事则尽力尽心，必定要做到十二分满足。

如果做恶有效，为什么古来的仁人君子，不做有效的事，反而去做‘无功’的事呢？

而且，那些做恶的人，眼前虽然得点便宜，到头来，几个有好结局、好断送、好名声、好子孙以延其世代的？

又比如，世间几岁的小儿，见说个好人，便知道赞美，不都是因为行善有大利处；见说个恶人，便要瞋怪，不都是因为做恶没有大利处吗？这事很容易理解。

不是你们不聪明，真不知道，只是不能实心实意地向善，所以，一时间不能觉察到而已。所以，平日间施舍一钱，也要向人说一遍，有句好话，也要向人讲一遍。这都是从外边做手脚，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之处。觉得没滋味，便抛弃了。

你们如果用真真实实的心，行真真实实的事，没有一毫的妄想、觊觎在其间，坦坦荡荡，乐天知命，守住这种心态，也不见有什么终身可祈，结局可问，五行八字之类的穷通可卜，吉凶得失可趋避。这样，自然无祸不消，无福不至。道与时增，德与岁积，成圣成贤，也没什么难的，这是将来一定的事。所以说，他的成功是必然的。

如果相反而行事做人，那么，活着的时候，是肆无忌惮的小人，死后则成为腐烂的草木。多么痛心啊！”

菩萨说完，便沉默了。

这时，众人仍然恭敬地在一旁期待，更有再次礼拜的。菩萨说：“你们也太愚痴了！听了这样的话，没有希取之心和反省自己的念头，就只想要将心中那点儿女身家的事，问了才行。苦啊！苦啊！然而菩萨大慈大悲，就再说些古话，点醒你们的痴梦。

一者，学道之士情不正，性则离，心不坚，德乃阙。往往更慎于此，顷刻间就会发生变化。这样就是造就无地之流，难以入道。不是像圣人那样诲人或倦，所以要避免。你们中如果有能明白的，就要好好思考这件事了。

一者，天下又有聪明向上的人，却被自以为是的毛病所障碍，不成大器。因为人一旦自以为是，便决不肯虚心地跟正派有道的人交往。他平时所交所接的，一定是一帮庸俗下劣之徒，互相称誉，不能从他的口里，听到他做错过什么事，这样，德业就危险了。你们中有明白的，就要好好思考这件事了。

一者，世人贪得无厌，什么事都要强求。不知道一钱的获得，尚且有命，何况功名富贵这样的大事呢？如果说我靠自己的智力就可以求来，那么茫茫苍天，赫赫神明，就都是没用的了。即使强求而得到了，也是命里应该有的，不是因为你用了许多龌龊的心机，苍天怜悯你而给你的。然而，勉强求来，确是：有辱无荣，有失无得；有杀身之祸，无利物之功；有损德之灾，无进善之福；天厌恶他，神抛弃他。你们中有明白的，要好好思考这件事了。

一者，天下最大的恩德，莫过于父母的恩德。父母健在，那是堂前的活佛，父母过世，还可以追报。想想这个身体从何而来？怎么长大的？不能反本寻源，尽心尽力，敬事承顺，甚至结怨于父母都不顾，只顾着自己的妻子而不赡养父母。更有甚者，父母有病都不知道，死了都不去安葬。或者一言不和都要报复，就像对待路人一样。这都是禽兽不如啊！人啊，禽兽都不如，可怕啊！”

你们中有明白的，要好好思考这件事了。

有人要求官。

菩萨说：“做官这事，你就别想了。你要知道，通达经史称为文，练就韬略叫做武，膂力过人称为勇，智能出众叫做才。你自己看看，你具备一条吗？

如果这四条你不具备其中任何一条，想要做官，不过是图个侥幸而已。要图侥幸，念头先已经不正了，一旦做了官，便会去假威仗势，一味地虐待疲民而饱足我腹，决不考虑为国为民做些好事，以至于罪恶积累得越来越深，而不知道改悔，来世定会作牛马驼骡这类有力量报答人的畜生。现在兵戈战阵中的畜生，都是夙世冒禄贪功，没有一毫功德于天下的人。

而且，报应的道理，远近无期，或导致现世的灾祸，或殃及于子孙。就像目前的一些罪犯，被关在监狱里，身受屠戮，子女不肖，甚至断子绝孙一样。

再者，损害良民而夺取他们的财物，这叫做不仁不义之物。如果用这些东西去祭祀祖先，是增加祖先的罪孽；去供养神明，会使神明愤怒；去供养诸佛圣贤，诸佛圣贤必定会为之堕泪；奉送有道德的仁人君子，他们会为之惭愧。即使罪恶没有达到极点，而冤仇已经结下了，后世必定会作羊猪鸡犬之类没有力量报答人的畜生，以及世间贫穷下贱，受着剧苦的人。

而且，这些图侥幸之辈，做官的时候，即使做些好事，也未免公中有私，善中有恶。罪福影响，不漏丝毫，贪有限的荣誉，受累生的恶果。侥幸做官，心沉溺在利欲之中。

上面所说的这些，势必会发生，能不畏惧吗？”

第二十三会

王定佑求子。

菩萨说：“你从今以后，不要再杀害生命，不要再吃异物(稀奇古怪的动物)，不要再纵欲、发脾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杀生伤天地的慈心，背离了长养之道。吃异物，定会增加淫秽欲望，或者导致恶病；纵欲、发脾气则会毁损寿命，暴折元和，又会犯阴阳之忌。你要永远戒除这三条，一心一意地奉养老母，推惠行慈，济贫拔苦，广行阴德，不断积累，天必定会赐给你佳儿。”

第二十四会

这时，菩萨度化众生的缘分已经尽了，所以把弟子全部叫来，每人都分别给予开示。

开示定勉说：“你名字叫做定勉，号应当叫自开。勉力修行，自得开悟无上菩提。作善知识，续佛慧命，不要自暴自弃啊！”

定开问一心三观的要旨。菩萨说：“天台宗的三观妙在圆心。圆心如果知道了，便对这个法究竟明了了。”并且令他与定勉并立，付他一首偈子说：

“一开二开，今日重来，

菩提有种，妙手双栽。”

开示上德说：

“头既秃，当知足。

念无常，断爱欲。

南无阿弥陀，念念恒相续。”

开示耳之说：

“勤则不病，不勤则病，

勿谓夙业，其报甚近。

慈父弥陀，数数亲觐，

可以永年，况乃却病。”

开示陈大心说：

“老不撇脱，死定兜搭。

儿女债完，可以怡悦。

极乐非遥，勿自隔绝。”

开示沈元辉说：

“深潜不露，是名持戒，

若浮而外，未久必败。

念既不真，不得自在，

祸福吉凶，汝自作怪。”

开示杜义见说：

“善则为义，不善不义，

义善无二，所见唯义。

以义为见，不见非义，

见非义时，见无见义。”

开示女弟子意安说：“你因病而不念佛了吗？噫病越重，念佛越勤，这样才好呢！若病到念不得的时候，就是错了。”

开示无朽说：

“尺璧岂宝，寸阴当惜。

正念弥陀，信光赫奕。

莫贪旧游，前途永失。”

开示常摄说：

“有口若哑，有耳若聋。

绝群离俗，其道乃崇。”

开示常源说：

“汝行勿怠，怠非比丘。

彼自废者，多身后忧。”

开示定茂说：

“汝是道人，当净其心。

能净心者，可以超群。”

开示定随说：

“老实是宝，又有不好。

若只如此，止堪温饱。

何用出家，愿离痴恼？

当发道意，莫空过了。”

开示查定宏说：

“菩萨说偈，家常茶饭。

归告汝母，己事早办。”

开示陈定端说：

“唯天最高，无所不见。  
 护汝初心，慎勿少变。”

开示达本说：

“达本无本，万缘应息。

胡不宁处，犹是汲汲？

一朝撒手，男耕女织。

回想生前，汝自哭泣。”

这时，菩萨一一开示后，又告诉大家说：“我降临这里以来，凡有所言说，都是修行的要妙。你们能时时体会，极力遵行，决定往生上品。菩萨从此以后不会再来了。诸弟子！要各自努力，不要白白参加了这些法会。”诸位弟子听了菩萨这话，都涕泣悲恋，不能仰视。菩萨说：“诸弟子，你们以为菩萨不再降临，恐怕以后会懈怠，从此失足。其实不会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从此以后，你们精进，只是自己精进，舍离尘涂而登圣域，这是大智大贤的所作所为。如果懈怠，也是自己懈怠，背离大道而入淤泥，这是无知的下愚者的所作所为。诸弟子，只要前进，别生贪恋之心，只是一心努力，没什么可悲哀的。”然后又开示说：“你们不要认为菩萨会再次降临。为什么呢？鸾乩本来是为神鬼所设的，不是大菩萨应化的地方。你们如果奉教修行，对菩萨生恭敬心和难遇难求之心，就是报答了菩萨恩德了。”

诸弟子虽然听了法谕，仍然围绕在菩萨周围，不忍散去。菩萨又开示说：“各位弟子，我在过去世的因地中，与你们都有很深的因缘，以后我虽然不再降临乩坛了，然而也不能认为我从此就远离了你们。你们要知道，觉明妙行（众生自性本具的觉明妙心、无量妙行）时时都在你们眼前，如影随形，从未离开你们。你们要努力修行，一天都不要荒废自己的道业，不要舍弃自性本具的觉明妙行啊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菩萨又开示说：“各位弟子，法会既然已经结束，就各自散去吧。菩萨既没有所来之处，也没有所去之处，你们不要只呆呆地守着乩坛的这张纸，菩萨肯定不是在这一张纸儿上。大家各自念一句‘南无阿弥陀佛’，至诚作礼，认真奉行菩萨的教导就可以了。”

西方确指(终)